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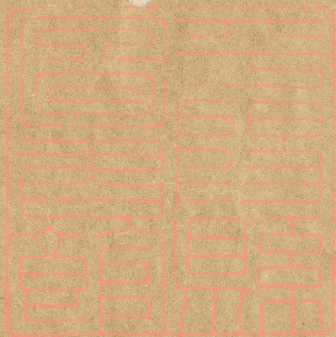
甌海文苑

卷之一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1215



慎江草堂詩序

劉紹寬

余與黃君胥庵友二十年始以創辦溫處學務同事孫仲容師於永嘉繼余主溫州中學而君入京師編書局從其師陳介石先生分教廣東師範學堂又應雲南提學葉伯高太史之聘取道越南阻兵而歸爲溫州師範學校監督與余聯事者歲餘被選入浙江諮議局國變以後余以職事赴杭君適以齏幕出宰遂安別去迨君改官於閩道出平陽余方修志里中得一相見在閩歷知泰甯甯德兩縣以歸余復與一晤於永嘉寓邸自是睽違又歲餘矣兩人踪跡離合不常如是而書牘往來歲愈久而愈密十餘年來君之志與事見於詩歌吟詠者余未嘗不讀而識之也往歲君年五十及門知好衷君所爲詩請刊行之以爲君壽今君刊成見寄都凡五百餘篇而君昔嘗所手錄見示者蓋刪削不少矣是何其爲

之勤而擇之慎哉顧予讀君詩不能無感焉方世盛時士大夫不樂仕進卽以所學倡導鄉里後生小子翕然奉爲依歸其時封疆鉅吏下逮州縣官類無不禮賢下士所至聘其鄉先生處以師儒隆秩用以表率士民敦教化而厚風俗蓋進退有餘裕焉世之衰也吏汙俗敝老儒束閣非饑餓不能出戶卽不得不寄身闕析求爲一飽之計幸而上有援焉下有推焉得廁置州縣間使略展尺寸而時方多故供億繁興一違其所設施卽又幸民懷其惠上察其賢擇地量移優爲調劑然而撫凋敝之民承橫苛之政灑沈澹災之不暇又何暇爲一身一家飽煖計哉是以一旦拂衣蕭然宦橐仍不足以營饘粥者今之良吏往往然也觀君集中所爲詩豈不可慨也哉君之先大父夢香先生以能詩聞於時叔父菊襟先生則君所嘗受業焉君之詩最有淵源而其性情之溫柔敦厚尤

於詩教爲近故君所爲詩適如其人陵谷以還飽更世變所詣益
進然世當蒼黃反覆時出處之難遭遇之艱世人處此往往故作
矯飾之語發爲忿嫉之詞喑鳴叱咤舉不得其性情之正而君則
境愈拂而詞愈婉情愈切而語愈真一異乎矯激意氣者之所爲
夫非有得於中而詎能然也嗚呼此余所爲識君二十年而益心
敬其人也夫

心蘭書社碑記

林 損

吾讀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未嘗不爲之掩卷歎息也歷五代宋元
明清歲亦邈矣所載數十百家人亦繁矣聚散興衰善惡之迹亦
足以爲鑑矣或歸之天府或棄之塗泥水火兵烈所經夷狄利誘
而勢取顧永保之艱難則孝子慈孫所以珍惜先澤之心油然而
焉往者清高宗粉飾治平開四庫廣羅異書而其功浙人爲多全

祖望萬斯同章學誠邵晉涵輩皆能推揚文教故浙東藏書之家
尤盛而吾甌尚以無書聞人生僻壤耳目之晉接者寡亦無以開
其心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特吾先公先舅足當之
耳然猶困於貧矇金集書寔在陋巷今之所就其業與全萬章邵
孰多而當年之情可謂華路襪縷以啓山林者矣於是知寒士之
彌可傷也蓋洪亮吉嘗云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
有孫子子思亦云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君子懼之嗚乎徒讀
父書猶爲趨括其不讀者復何物哉茂林豐草魂嘯於中鬼神欲
延其祀嗣者益不能無霜露之哀哀之所極莫如心死死而生之
乃繫於書輪扁糟粕之喻非吾黨所忍聞也遠紹在親旁搜自邇
登山浮海徒張邪說自謂陟高明之境乃適驅而納諸罟獲陷阱
之中吾黨少子幸不迷於津梁推家及鄉放乎四海九州可也况

乎彝倫攸紱感孚斯通雖以予思之所以稱述仲尼者繩我祖考
仁遠乎哉息壤在此來格來歆

紅寇記書後

施樹勳

余年十五六侍先大父靜軒府君側府君爲言其師包明經軼事
云清咸豐間虹橋瞿振漢爲亂其弟振山嘗遊明經之門遣黨昇
明經入其營禮謁之請署爲參軍蓋以明經授徒半生弟子著籍
者多一時知名士欲藉其譽望以資號召焉明經見山卽拍案罵
且曉以順逆大義令速反正否則甯殺我斷不附汝爲逆也山聞
言愧懾匿不敢復見且知其師必不可屈閱日昇還其家余謂明
經之見危不撓固足令人欽佩而振山以兇悍之徒乘機竊發猶
知師弟之誼不敢加害於長者較諸近日之倡言非孝非忠恬不
爲怪者尙略勝一籌此事見聞歷歷闔邑皆知而林恆軒先生作

記時獨未之及殆以採輯公私端緒紛繁偶爾遺漏歟抑以清法
嚴密有所避忌而不敢錄歟因述幼時所聞祖訓以補記載之闕
且徵先正典型之風焉

呂氏春秋補正序

宋慈抱

我聞秦之盛也陽翟大賈謂奇貨可居邯鄲妖姬揚中冓之醜盡
人而鄙夷之矣然太史公有言不韋還蜀世傳呂覽識者或不以
人而廢言乎今讀其書芹菽述伊尹之語許祭酒錄之漢書藝文志道家伊

尹五十一篇今不傳說又草部蓋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蓋徐鍇曰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之詞其為狀未聞畢校引盧紹弓說定為芹字與今本合又禾部耗字洋伊尹曰飯之藁穗述后稷之言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耗今本呂覽耗作秬

亢倉子取之畢氏敘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此子略同蓋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為后稷之言此

於古籍逸者有擲拾之功也十二紀非鈔戴禮實本周書蔡中郎集周書

七十一篇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當染篇別出歧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為第四篇改名時則

戎不同墨子

當染篇世皆稱出于墨子然文字往往不同如夏桀染于干辛歧種戎今墨子作干梓推哆

此于

今本傳者匙剽竊之誦也史記稱不韋食客三千人人人箸所聞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則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

非一狐有自來矣故論學與學記相表裏

勸學尊師誣徒善學等篇論樂與樂

記相抗衡

大樂修樂適音古樂音律制樂等篇

貴生審分道家清淨之術也振亂禁

塞兵家權勢之宗也漢志置諸雜家不其確與

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入

雜家至以夏禹握髮吐哺孔聖歷級徑庭伍子胥去鄭之許養由基

射兕中石則周秦諸子多與經傳不同且意主誇張詞尚詭譎難

徵實事也治呂氏春秋者涿郡注疏

高誘注

未獲千金之直鎮洋校

勘畢沉

無慙一字之珍蓋清代樸學遠邁兩漢師友既廣淵源尤

深正俗匡謬我非妄嘆降而高郵雜志之作錢塘校補之勤俞氏

平議孫氏札迮

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迮皆曾為此書校正而單行本復有梁玉繩校補皆

非徒高氏之諍臣良足稱畢公之畏友慈抱端居諷誦既深景行之傾稽古勤劬輒有補編之作或訂正其錯簡或攷證於古書鴻烈閒古詁非敢挾其藩籬虎觀異同竊用俟夫圭臬

温州藝文志序

陳謚

温州藝文志都六十四卷陳謚所以總集前賢文章述作之林而非經籍校讎目錄之學也鄉邑藝文之聚清初周天錫之慎江文徵尙已而慎江文逸慎江文類慎江詩類亦皆天錫之所作也天錫曰以鄉人輯先哲之文賅而當者難矣是時蔡璞之東甌詩集趙諫之續集陳遇春之甌括文錄曾唯之東甌詩存則皆不脫地志之習不及周書遠甚温州經籍志有東甌詩林東甌傳芳集不知作者其書亦不可見而孫氏僅存其目耳他如方繼學之江南文獻錄徐應陽之昆陽文獻集董旂之羅陽詩始無名

氏之江北文獻集則皆一隅之作也薛氏雙玉集南湖集會芳集
鄭氏聯璧集陳氏世集清穎一源集趙氏遺芳集繆氏壘篋集吳
氏三鳳集侯氏忠義集陳氏傳芳集李氏芳烈集謝氏鶴陽集薛
氏顧氏文錄則皆一家之作也其後孫太僕衣言始作甌海軼聞
永嘉內外集楊明經紹廉補撰甌海續集吾友宋慈抱作甌海軼
聞續篇然皆過求詳盡有傷雅故自來總集之作爲例各異采菁
擷華以示取則昭明文選之類也因事論文達於治道呂氏文鑑
之類也蘇氏文類多取碑版之文意在翼史無名氏古文苑類摭
散佚之作義屬補遺方州之志取關掌故吾甌鄉哲專集有宋一
代陳葉許薛之作見於永嘉叢書者不及幾氏而古書每或僞託
文字時有嫁名譜牒之中尤多假作詔令制誥類出代言摩崖殘
刻碑陰題名鐘款經幢俚文佛偈雖曰稽古亦非雅馴夫文章固

不可以方物論也吾聞之葉水心曰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數公者皆以文章顯名於世然人猶得而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向使纂集者略其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嗚呼余不覺興然而起曰聞命矣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温州藝文志之所由作也然則吾鄉先正之遺風而將賴以不墜者其在斯乎不然我亦如周子所云以鄉人輯先哲之文賅而當者信乎其難矣

從叔父仲闓府君哀辭

孫延釗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三月從叔父仲闓府君疾終於里第延釗既

隨視含歛退而和淚濡筆用申聖室之悲曰昔我先妣諸恭人卒之明歲庶母陳孺人逝又明歲而延釗始生迨延釗年十六七連遭先徵君暨生母楊孺人之喪廿二三復連遭庶母侯孺人李孺人之喪自是厥後延釗乃爲無父母之人矣當其時從堂諸父存者四人而叔父所居與先廬相去最邇故延釗兄弟平時趨侍叔父起居甚密而叔父來視延釗兄弟亦在諸父中特爲數數焉歲丙辰叔父以大總統黎公徵起就任公府顧問延釗亦以部郎官京師僦居城西大益衚衕以東屋三間爲叔父寓館及其寫字待客之室蓋叔父夙負豪翰盛名在都之日四方求書者坐常滿也旣而延釗移寓闢才衚衕則叔父居其南室者又數載叔父每晨興輒作書日夕自外歸則與延釗暨予婦等聚語家世故事尤喜詔延釗以舊德先訓津津不厭嘗曰我盤谷孫氏遠祖遺跡之約

略可考者若宋沅州之文武兼資垂名國史明宣義之輕財好義見稱當時繼則南山公嘗官掾史雲峯公嘗官黃州升初公嘗官鴻臚或墓誌猶覲傳本或邑乘僅存姓氏而已蓋自沅州後譜牒淪佚其間人物不可盡得而言也鴻臚以降登庠序入太學者踵相接而爾高曾祖尤以名諸生好聚圖籍聞顧弈葉潛居幽光弗耀於是乎經史之澤悠久積厚流貽後人盛美繽紛舉集于爾祖太僕公爾叔祖侍郎公暨爾父徵君公之兩世此吾子孫所宜深念抑亦當世士夫所晞慕者也余老矣事勞手券未遑駁摧以箸於後嗣爾儻有志盍試述之于是延釗謹記之不敢忘比丁卯歸遂從事於兩世年譜之纂次從叔父命也叔父又言太僕公詒善祠題楹曰書藏萬卷賢孫子勿替儒風徵君公手諭爾弟延樸曰學問之道須立志修身爲一世豪傑不可嬉遊廢學居今之世變

亂方亟我家子弟果能恪循遺誥而允蹈之以自勉于爲賢豪乎抑喪志蔑學士首文籍其遂替儒風乎此余殷憂切慮心所謂危者也延釗又謹記之不敢忘每欲於治事餘閒稍稍讀遜學齋摺藝宦遺箸而將玉海樓度冊則姑守之以待後賢興起雖明知其質不足繩武其力莫能荷薪以蚊負山世人或嗤其弗勝然而一息尚存猶自奮之冀毋滋叔父戚也延釗之歸也叔父退老鄉里一年矣當其時諸父桐軒忱叔季芄三府君卽世曩日所謂存四人者至是則獨仰叔父巍然爲九族所托庇耳叔父雖年逾六十日猶作擘窠大字而蒼勁彌見晴日常與延釗暨子姪師覺間步城市外出近郭每觀坊表古蹟或近人所作祠廟聯扁市招題字延釗與師覺必較論其甲乙以爲歡談叔父則笑頷之而已於延釗等所憑凡臧否者不曾呵叱其爲狂妄也燕居坐對蕉齋喜爲

詩意興豪甚有所作必以示延釗延釗載拜受讀往往師覺亦在
左右相與籀繹欽歎恆至移晷間嘗不揣禱昧各依其韻而效爲
之偶得一二佳句叔父必稱善不容口于其俚拙者則第曰某句
當酌某字當易而已不曾斥其疵繆或刪改其某句某字也蓋叔
父謙和爲懷霽然可親多類此者至於造請之際雖或捩略禮節
亦未嘗對下責望幾微形諸辭色焉延釗編兩世年譜或私願續
輯先徵君屬草未竟之經迨漢石記四部別錄古文大小篆沿革
表更將草創温州經籍後志瑞安備乘禮墨述訓契籀述訓諸書
以其例目自郡寓郵呈叔父復諭略云秀眉似吾兄亦復心間寬
東坡送姪詩也余今以移寄于爾願加勉旃今歲二月延釗自滬
還具告二譜付印狀並陳餘杭章先生所爲譜序叔父覽之大喜
而益勗其早成諸書延釗答言已綴長編僅止十一幸窮數年之

功或可庶幾復徐徐撫慰之曰以時術之日就月將則可耳才疎而徒速誠不若力緩而慮詳世固有天機駿利操觚率爾而寡尤者願作中人以下所宜效也且經迄者非爾父所謂羣經說文之類誼證繁博者乎邑志失修百餘歲經爾父更定義例官局奉爲圭臬議纂而中綴者又屢矣前者專家大業繼絕匪易後者薦紳先生每難言之余實願爾出諸審慎非所望于旦暮也蓋延釗資闇學拙無可自掩叔父知之深憐之甚矣方思惜分陰圖寸進以略副叔父殷殷之望詎謂甫匝月乎叔父遂捐館舍延釗自茲又爲無近支伯叔之人矣嗚呼天不憖遺抑何其酷月前所慰勉延釗者竟爲叔父之末命也今而後延釗縱有撰述叔父弗及再覩其將從誰而質定之邪上旣失秉承之所自而下尠多聞之我資家學式微四顧寥落所謂盛美續紛者豈其遂成陳迹邪嗚呼悲

夫迺爲辭曰

蕉齋上估軼鍾邁張生也紙貴歿而名章憫余小子孤露簡狂馬
誠漸漬阮遊翽翔靈光忽圯崩壞折梁搏胸一慟心摧志荒

乞馬君一浮書慎江草堂四字除夕張之寓壁口占一絕

黃迂

珍重求書意亦癡十年未辦買山貲草堂自笑今何在獨坐空齋
自祭詩

借湘綺樓日記不至戲呈林同莊大同

前人

披沙往往碎金收越縵堂齊湘綺樓餘事猶教勤日記隻詞彌復
見風流憑陵意氣誰青眼笑罵公卿到白頭如此著書甯足異何
因亦似借荊州

冒鶴亭先生刻霽山集成書後用集中書陸放翁詩卷後韻

茲再用其韻奉寄

劉紹寬

先生永嘉輯詩史淪珠掇拾甌江水霽山樵唱求遺編白石斜陽

空燕壘霽山歸白石故廬詩贗鼎錯陳眼不花色香能辨蒙頂茶

蔡璜東坡詩集誤入陳子士句錘字校付梨棗不遺金奎訛麻沙

悲歌欲挾西臺酒日落高邱正孤首艱貞死友梁藏山泉壤相逢

應攜手用先生續作崇陵北望烟濛濛干戈仍滿天南東孤臣心

事千載同杜鵑泣拜浣花翁其詩山

大言

林損

王通十五為師孝逸白首北面項橐七歲何能博采載籍未見

三略以授帝師一畫而建天極夢聚姬孔於堂回也立之於側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咫尺不違豁然六通四闢俯仰魚躍鳶飛

盡心而知其性盡性以至於命知命斯謂君子哀哉今無聞已

心之精神曰聖精神疇則離之帝出乎震可思極深研幾不疑
爲鬼爲蜮有醜爲仙爲佛孔艱賢者博文約禮食菽飲水怡顏
縱復飲酒食肉豈容走肉行屍三斗百篇彌善一飯冥報相貽
施詭鞅詐周謬墨忍韓刻鄒迂無厚宜誅鄧析爲我焉識楊朱
戰國惟崇妾婦近古莫辨人禽誰歟撫弦動操高山流水知音
大言雖大猶小短韻非短而長吾醉欲眠君去雞鳴夜其未央

後大言

前人

宋玉景差唐勒紛紛敢作大言長劍巨鼉瀛海非學非道非天
鯤鵬鷓鴣屢變魚鳥蝴蝶如迷嗒然徒喪其我物論安得皆齊
公孫妄陳指物莊生欲擅樞機道不可道非道名莫能名尤非
荀韓師弟異術馬班六九同歸論列猶推蒙叟劉安甫得依稀
靈均子休子厚天問運對不同冉相氏者何術乃云得其環中

黃繚問天已癡惠施應之何驟鄒衍逞凡而談女媧鍊石誰究
昊天疾戚孔哀斯人靡哲不愚存亡苟桑是繫狂童之狂也且
四德元亨貞利六爻交發旁通知終可與存義未濟以示無窮

題周夢坡舊雨尺牘拓本

宋慈抱

紛紛甲第厭梁肉獨有濂溪逸興迺幾座園林饒勝趣一時師友
盡清流每因祕籍兼金購還把名翰勒石留吳李汪馮吾所仰牘
中有吳子修李梅庵汪淵若馮夢華諸公所書詞壇三絕鄭虔儔

賈宅園探梅

陳閱慧

龍蛇壁上迹空留人與梅龍一例休絕歎平生太蕭瑟不曾華屋
便山邱往歲與蓮湖來此村農家有老梅一樹夭矯若龍蓮湖絕賞之爲賦梅龍歌題壁今距蓮湖之歿六年矣老梅亦已枯萎爲憮然不置

咫尺山園徑未荒了無亭榭爲鋪張春風但解吹桃李却有冰霜

釀冷香

千林綴玉枉紛奢
幾樹臨流轉可誇
便欲鋪箋商畫稿
小橋幽澗帶疏花

白雲繞屋雪漫阡
此福村人直擬仙
待縛團焦東澗畔
更栽苦竹翠參天

自九江東發江南

李翹

潯陽連楚鄂
江漢隔中區
樓艦赴東土
憑眺意方舒
建義拯民急
列土異霸圖
褊心怨道廣
讒言令親疏
傾寤恆掩涕
覽古竟何如
潁口有遺鏃
橫江著良謨
勳業懷幼度
英發思伯符
蹠足歌忼慨
引領望三吳

亡友陳君別傳

劉紹寬

君名懷字孟冲號辛白浙江瑞安人初名商以幼冲失怙字冲又以弟喪改今名祖麟書善算能教其子父煜生博學早卒仲父黻宸世稱介石先生嘗受書於兄兄卒憐君甚教誨備至君亦天資超曠能盡傳其學而密察過於仲父先生以是益愛之相從四十年東西南北無不挈與俱先生治文史宗浙東章氏實齋之學故君亦長文史於名理尤有超悟清季變法議起康梁學說風靡一世先生自與其徒以其學倡於東南著有新世界學報君所論撰有辨法法通方志民傭哀羣悲同諸篇爲世傳誦日本學者論我國周季學術有兩派三宗六家之說海內學者多稱述其義君特著論駁之曰學術思想史平議平陽宋衡見之歎曰數十年來我國通人眞能戰勝彼邦學說者惟此一篇君自爲諸生督學使者

侯官張亨嘉得其文以爲六經之嫡派諸子之先驅管學大臣尙書張百熙聞其名擢任學部編書局分纂以爲世有斯人禮樂可作其見重如此初先生鄉居友教弟子日進有不能徧授者成就君問之內外姻戚稍後進者率先問業於君以次及於先生之門先生監督兩廣方言學堂君爲教習諸生有言語不達者持質於君君爲董其說以答之咸饜所聞以去君嘗掌教永嘉三溪書院旣而應兩浙優級師範學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旅京浙學堂温州府中學堂之聘會先生長浙江諮議局復挈以偕被舉爲撫署參議廳參議宣統初元浙江巡撫增韞舉孝廉方正君不赴廷試民國元年爲瑞安縣議會副議長每有利害興革得君議卽定不易衆惟受成而已二年君以攷選知事分發山西巡按使金公永詢知其才檄署河曲縣河曲北臨黃河以望蒙古十月冰合蒙騎

千百渡河大肆野掠菽麥爲空居民仰屋自經者比比而是壯者散之四方轉爲匪謀民大患苦君至擇巨憝懲之餘悉令安業相與更始歲增學校十餘處遴士分教以時稽其勤惰復躬蒞羣校誨以周官鄉三物之訓蓋君嘗兼治顏氏習齋學也金公治尙嚴厲務以峻法立威邑有發墓攫金者君一晝夜盡得其盜金公檄令皆斬君引法與爭牘三四上金公怒君故出將危以法會高等檢察審判廳皆爲言乃用君說分別論如律清制丁漕皆徵折色有羨銀曰平餘什七入私而以三奉公君以河曲凋敝悉蠲免之而財政廳徵之急君抗言其狀辭甚切直廳長心銜之遣人廉君治將督過之使者未至河曲聞頌聲遽還報廳署亦尋悔每與人言好官必稱君也旣以介石先生喪遂棄官歸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卽聘君以就介石先生之職蔡故先生執友雅重君也在

校六年士仰其學一如介石先生會以編纂講義竭勤得目眚繼
患軟脚病在講堂暈而仆侍者扶下歸寓病遂不起年僅四十有
六君論學治事辨析毫芒雖遇鉤棘一措慮間迎刃而解人服其
明敏而君自謂皆從戒慎恐懼得之嘗詔其子謚以臨事之要首
在小心慎密歷舉古聖賢之建功立德皆本於謹小慎微陶侃木
屑竹頭悉令掌舉故能揆理八州靡有遺漏謝玄破苻堅百萬之
師功蓋一世而郗超識之乃在舉措履履間物不失其任常諄諄
以爲訓其平時接物自朝至暮無惰容燕見子弟亦然几案所置
未嘗欹側誦讀既終整束而起雖舟車造次不失常度書法必端
謹積文稿數十萬言未有一筆苟者在大學時以承重孫持大父
服三年北京地氣高寒非南方比君一襜袍來往鬢序間不以爲
苦小祥後猶食不兼味時有小疾子謚引禮經爲言則曰古人權

制肆者託焉每至流蕩忘反不可學也家諱自高曾以下未嘗觸
犯偶有同名者語次必輟轉避之其持守類如此所著有倫理
通誼文學史概宋儒學述清史要略中國近百年史及雜著詩古
文詞若干篇藏於家

劉紹寬曰吾鄉自太僕孫氏以永嘉經制之學倡同時有求志社
相與應和而能成其學派者惟介石先生余主温州中學時言於
先生請君爲助商確程課而外事有疑滯一以諮君蓋友而師之
矣余嘗謂吾溫中學非君莫屬時君方有用世志不可強迫余再
主中學而君適從河曲解組歸余亟言於衆將舉以自代而君竟
不果來嗚呼仲尼道不行而有歸裁狂簡之歎文中講學河汾而
房魏治世之才以出方今滄海橫流非一簣之士所能逆拒而塞
之惟退而修教鄉里或可倡導一方由近及遠君天學貽余書

極言今世學風之敝而君之盡瘁於學所就顧如徬徨視吾鄉學風卒無有如君者以主持之而先正遺風將遂掃地盡矣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書陳春堤先生甌雅後

高誼

春堤先生以東甌詩存原選之濫手爲刪訂易其名曰甌雅此書從未付梨吾鄉洪君魯山家藏有鈔本黃君溯初屢向搜之遷延三載迨今春予館其家始由其子小石檢出魯君工詩小石得其父之指授亦喜談詩吟詠之餘時相唱和故家中所藏多鄉先哲詩稿小石爲予言此稿由家君向林家后裔搜得度而藏之已數十年雖屬鈔本而古色如新今閱眉端補注疑係春堤先生筆跡惟永嘉藝文志稱甌雅十六卷茲攷此書訂成六冊卷數雖已分析定爲二十六卷但於首冊卷下注一字而於他卷卷字下未注

數目魯君屬予仍其原刪之次於冊面注明卷數以便校閱而於
卷端每卷數目未便擅注懼專輒也且冊首目錄僅注一二三四
卷字樣與被錄者姓名至卷四以下卷數及姓名予亦未敢擅錄
闕疑也總計全集所刪存之詩共三百四十七家卷一全采宋王
梅溪詩卷二始周行己終陳簡軒凡三十二家卷三全採芳蘭軒
二薇亭清苑齋葦碧軒四家詩卷四始陳揆終林景英凡四十八
家卷五始元之鄭昂終采柔克齋集卷六始元之鄭東終劉宗功
凡三十六家卷七始明之林温終虞原璩凡二十三家卷八始黃
采終採羅峯集詩凡三十一家卷九卷十全採二谷山人集卷十
一始王激終王佺凡十家卷十二始黃燦終邱一龍凡十七家卷
十三始劉懋功終柯榮凡二十五家卷十四始楊汝遷終孫林凡
二十家卷十五始王至庭終陳之聖凡十四家卷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全採汲古堂集卷二十始清侯思耀終徐凝凡六家卷二十
一始胡濬終林敷紫凡十三家卷二十二全采池上編詩卷二十
三始張元彪終潘青元凡九家卷二十四始周鳳岐終採依錄園
詩草凡十八家卷二十五一羽士始宋季少和終明王九齡凡四
家二釋子始宋懷賢終明宗相凡十七家卷二十六閨秀始元之
吳氏終清周秀眉凡十六家評其所存錄者以明爲最多宋次之
元與清又次之而錄獨家之詩其最多者首旡咎次二谷次梅溪
次介繁介爲四靈而於柔克齋五峯雲松巢諸家所採亦不少較
曾氏原選之詩存自爲精審永志載甌雅有林大椿陳春堤小傳
今閱此書首尾未有序跋并所稱林作小傳而亦佚之殊可惜也
夫甌一小鄒魯也自宋迄清能詩者不下數百家蔡趙兩前輩所
編之東甌詩集今已罕見周編之慎江詩逸初續集亦未梓至於

慎江詩類錄宋謝靈運以下及清朱彝尊諸家蓋涉于温州文獻
者也曾氏之詩存原訂爲四十六卷欲以存其詩者存其人先生
易之以雅正爲義蓋不貴博而貴精也林家之獲有此稿殆以先
生在樂與禮門恆軒兩前輩最相契欲梨其書而未果故留此而
轉爲魯君所得先生爲嘉慶間名跋貢永志稱其博學工詩賦兼
精書畫觀察李鑾宣羅致名士首器之歷主松川梅溪金鰲諸書
院講席卷十五終之陳之聖蓋先生高祖也有絳雲亭集與茶話
軒集並傳以先生祖孫之風雅而手自刪訂以禮門先生父子之
有志剗刷而未竟厥功以魯君父子之珍藏詩稿而留待賞音蓋
皆有不可沒者在急爲志之

叔苴閣叢著提要總序

林 損

嗚呼使吾胸膈之語盡以書之簡端則萬物庶幾備矣膚寸所合

乃沛然莫禦何哉昔治羣經涉獵傳注意偶未愜援筆附之雖好
惡由人而自強不息史學不能致用託諸空言才非尼父效尤河
汾窮年矻矻抑又甚焉神明潛融吐納百氏陰陽道墨名法折以
片言擬於荀孟得無僭乎文章小技於道未尊少爲師友所歎長
蒙流俗之譏軌物從游揮斥衆體此在予爲易亦鈍學所卻步也
戎狄亂華儉德避難發篋陳書涕泗被面姑爲提要垂示後昆云
爾

貞惠先生謚議

宋慈抱

天津徐素一先生歿陳伯潛太傅柯鳳孫學士等擬謚曰貞惠邀
海內士大夫公論於是甌海布衣宋慈抱議曰士君子立身之道
無他仕與隱出與處二者而已出而仕不心乎生民使斯世爲堯
舜之世則其仕不足慕處而隱不獨善其身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則其隱爲無謂然士君子固有遇甚泰而祿甚豐可以仕而必隱雖隱而仍有心乎生民視溺者若己溺之視饑者若己饑之極氣力以拯其患不老死不止此其人樂顏子之所樂志伊尹之所志今於徐先生見之矣先生清才碩學與伯兄前大總統弢齋公中壬午鄉榜自後應試禮闈循資漸進可以科第見而先生不汲汲也由知縣投効山東河工累保知府道員加鹽運使銜可以仕宦見而先生不汲汲也弢齋公成進士入詞垣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民國七年被舉爲共和政府總統先生本親親之義膺賢賢之選宜躋顯秩榮膺仕而先生尤不汲汲也揚子雲謂聖言聖行賢言賢行談言談行皆不逢其時而有聖人賢者談者之隱余謂此三者皆不足以擬先生蓋先生之隱非揚子雲所謂箕子狂接輿恐懼害而隱而先生之仕尤非如東方朔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爲

滑稽之雄也樂堯舜之道遯世不見知而無悶斯則孔孟所歆羨
莫及云耳然先生介乎仕與隱之間仁心善事可述者夥頤癸丑
夏河決濮陽縣雙合嶺逾年而九百丈浸灌及二三百里流民數
十萬棲於隄上餓莩枕藉政府從民意起先生爲河工督辦未期
年雙合嶺決口塞矣秋大霖雨河復盛漲延於習城集先生幾以
身殉卒趨役訖成濮陽人爲立生祠張之以詩自後任世界紅萬
字會會長勅立天津道院募賑山東利津河決之災民四萬餘人
募賑直隸民埵漫決之災民五萬餘人仁聞洋溢詳見於王氏樹
枏吳氏闡生二公所述者不贅錄也橫江指困之風純仁舍麥之
誼方斯蔑如矣衛公叔文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且諡曰惠若先生
施惠之大諡爲惠允無慙德而郭林宗不樂仕進或問汝南范滂
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他以貞而諡先生又蔡中郎所謂一字無愧者矣慈
抱不學竊欲步諸君子後塵舉先生瑩瑩大者及定諡之義以風
世而敦薄俗謹議

書守孔約齋雜記後

孫延釗

玉海樓世臧殘鈔本守孔約齋雜記一小冊鄉哲甘廬方先生遺

書之一也

鄉哲林石笥孝廉從烟嘗爲先生題甘廬二字齋額見玉顛山館集

先生所箸寶研齋詩

鈔今傳聚珍本集均攷正有先子精校梓本韓集箋正干常侍易
注疏證邑中陳氏湫溇齋永嘉黃氏敬鄉樓先後刊之他如字鑑
校注唐摭言校本敬業堂詩校記則副侈之帙亦復猶存此記二
十二則雖簡札不完而霏霏落落屑問涉鄉聞其志怪述異諸條亦
紀氏閱微俞氏右台之儔歟清史儒林以仁和趙坦錢塘嚴杰附
先生傳蓋寬夫善於說易而均正兼采鷗盟校也傳載詩鈔二卷

今檢聚珍本止一卷先生之舉於鄉傳謂嘉慶二十三年案是歲屬戊寅與先子温州經籍志所云戊辰者亦不合先生歿於道光己酉而傳稱咸豐間卒則懸溯又不無違失矣先子均正跋曰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延釗竊聞先生誕年正卽編修告終之歲儻合二公言行而縱窺之則於乾嘉道百年間瑞安學術思過半矣延釗曩次編修年譜稿艸掬具輒欲隨譜先生顧銘誅闕如家牒未見曠日寡成懼徒存虛願耳甲戌五月甌風社旣以敬業堂詩校記印行遂議刊布此記於是檢付寫官而略就聯想所及者率書於其後云

東甌人物志序

陳謚

謚少侍先徵君受書嘗爲言宋永嘉諸儒之學繼習聞戶部公之教其說曰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事

也舍心性而言事功則溺富貴利功名之士所以竊其術以賊天下是以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永嘉諸子有審問明辨慎思篤行之序以通物我家國天下之故故讀書而能致其用則可與言學矣又曰董仲舒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事功者爲天下非爲一己出於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余私竊以謂其言可通於經其學足以開物成務必能真實可措之於事而施之於世故立志不敢妄自菲薄以訓詁名物之數自墜其心志然每思有所述焉而未逮也吾甌地故濱海自騶氏建國文教始稍稍見於中土宋興學人奮起王儒志林塘畧丁經行諸先生屹然起衰敝而扶之正杜門著書從遊者常數十百人於是有所謂永嘉之學至元豐間周行己許景衡蔣元中沈躬行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輝之流所稱太學九先生者起於其鄉

一宗伊雒程氏筆路藍縷以開經制學派之先聲而其六及伊川之門其三則私淑也同時謝天申鮑若雨潘閔陳經正經邦兄弟亦皆從程氏學周行己許景衡復從藍田呂氏得大梁張氏之學沈躬行從遂昌龔氏得臨川王氏之學而陳氏兄弟復自爲平陽學統紹興末鄭伯熊又從黃巖徐庭筠問業受安定胡氏之學薛季宣獲事程門得汝陰袁氏之學皆胡氏程氏再傳弟子其徒陳傅良葉適二子起而翼之一洒功利之說其業始大陳葉之學爲天下倡而洛學南興將樂延平之緒復盛於永嘉於是風教所被東南之邦號稱小鄒魯當乾淳諸老旣歿學術之要歸宗爲朱陸二氏而永嘉諸子斷斷其間卓然以振頑懦肩覺知爲己任浮汙作之於前景望成之於後良齊經其始止齋緯其終至水心而集其成天下翕然從之自是永嘉經制之學巍然獨存當是時吾浙

之論學者若金華唐氏仲友亦談經制而所傳不振永康陳氏亮
專尙事功然論議未當於人心而永嘉諸儒之學深詣於理性體
驗於躬行上求孔孟折中諸子其言則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教其
事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迹而舉古今治亂之機
得失損益之故與夫禮樂兵農之略博弈方技之書無不賅通委
曲思有以成化當世之治此水心所謂兢省以禦物欲彌綸而通
世變者也由元迄清取士之道益陋以制藝帖括之業試天下而
士氣終衰所謂永嘉之學者至此遂微而明之訾議者尤力蓋及
今六百餘年無能賡續之者清咸同間瑞安孫太僕衣言侍郎鏘
鳴兄弟有以表章前輩之業刊集永嘉叢書設貽善祠塾獎掖後
進於是甌人始復知有止齋水心諸先生侍郎自言其少治舉業
師例禁閱子史諸集及朱蔡以外各家經說一日從他所見易知

錄大喜假歸私閱之而猶懼其師之知也自是黃通政體芳學士
紹箕父子相繼以氣節文章名海內太僕之子籀頤居士詒讓治
經爲當代大師吾家戶部公學者曰介石先生與樂清陳先生虬
平陽宋先生衡稱温州三傑先徵君振衰起墜而不得志於時於
乎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鐘鳴漏歇共作古人庭
空草綠今皆已矣謚不肖自惟嚮昧未嘗學問猶幸得親聲歎知
微言之未絕大義之有存天下自亂吾黨自治於是景往哲之遺
烈仰先正之典型成東甌人物志都三十二卷執瓢飲海自期滿
腹効忠斯民甯存直道竊聞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則斯篇之出非
徒仁智所見之殊知我罪我之所繫也

上林公鐸先生書

邵成萱

穎頓首謹上書公鐸吾師座前去歲曾奉乞言幸蒙諾賜以文矣

而寒暑迭更瑾瑜未降中心思慕如渴如飢蓋家慈之事迹有不
得不亟爲彰者聿敷衽陳辭幸垂察焉穎歷觀今昔子幼守節者
有之矣焦思營壙者有之矣而含飢保孤二十餘年鬻宅安葬甘
居陋室蓋不數見至好學知醫又其小矣乃穎聞之歐母晝荻水
叔揚名彭氏處窮二曲蜚聲而穎不肖同流合汚夫大孝尊親穎
弗能矣其次弗辱穎弗能矣其下善養奈貧困如昔而家慈又未
嘗一日享其甘旨之奉言念及此飛越五中惟思託賢人之文章
垂家慈於不朽致末減厥罪耳吾師倘憐其志而辱賜之則所謂
沒齒不忘者而斯之謂矣夫古來文章敘述之家多如江海然或
湮沒而無聞者何歟豈非文行不兼所爲非其人而牽率以塞諾
耶所存乎中不誠而能昭昭于後世者未之有也若吾師之文行
實數百年所僅見而家慈之懿德亦晚近之所無固未敢有一言

之欺以辱吾師斯蓋吾師所樂爲記錄而穎不得不請于吾師也
謹屈膝茅舍以俟文焉

倣陸放翁自况

池志澂

寵辱人間已遍嘗天與吾局亦非常
人多事心多累愈老愈窮
名愈揚得運凡庸皆俊傑無兒富貴亦淒涼
解煩惟有紅樓夢再
讀龍門史數章

倣陸放翁自歎

前人

老來世事與心違自歎自憐更自非
執筆兢兢婉力薄看書夢夢
眼花飛相闕親舊多零落
大好孫男牛戲嬉八十年來身不死
獨歎風雨故人稀

題李雲谷殘研圖石屋索作

黃迂

馬夷初別字石屋別余十餘稔矣今歲相見湖上出示所

藏李雲谷殘研圖索題雲谷名孔脩字子長廣州人嘗遊
陳白沙之門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第拱手不
答令怒答之無言而出平居管甯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
性愛山水每見之圖畫二十年不入城市卒葬西樵山研
有白沙銘語屈翁山題記

石屋罷官樓湖上示我雲谷殘研圖研背銘識猶可辨摩挲片石
足起予李先生丁明中祀以今視之恍唐虞深衣阜帽異容止又
手被笞一言無長教捉足止西樵閉門日日抱研俱著書哦詩但
自適餘事山水供描摹白沙講學嚴出處抗節振世誰爲徒肯爲
子長銘此研當年吾道信不孤何事忽入翁山手哀吟海畔眞騷
餘玉帶生記鐵崖作亦留題識未全糊諸賢往矣研猶存精靈隱
隱倘可呼半規雖毀亦何病願君守之同盤盂忽憶陸沈今何世

欲噓秦火重焚書區區一硯何所有仰天掩卷爲長吁

登燕子磯望長江

前人

吳楚東南一水寬孤亭突兀俯奔瀾直愁風雨將飛去長使江流
作怒湍門戶洞開天塹共英雄淘盡浪聲寒漫誇形勢龍蟠舊脚
底波濤已快看

題笑拈先生詩稿

劉紹寬

一年三百卅餘首幾似宛陵日一詩身世哭歌家國淚不勝曹鄴

霸王詩

漫題甲子紀詩篇試語柴桑亦駭然不是義熙遺恨在從今史削
永初年

眼底昆明閱劫灰委蛇猶得散朝回從知凝碧池頭詠不若江頭
野老哀

詞華瞻麗筆淋漓怒罵時還雜笑嬉口手沫胝心不厭願如商隱
讀韓碑

北面孫

籀頤夫子吳祁甫

大雅亡詩人猶見魯靈光達夫五十能吟詠

可是親師得草堂

小言

林損

君子語小莫破小道本有可觀王國在蝸之角母猴鐫棘之端
談藝微乎其微爲道損之又損視聽寄在希夷道德於是深遠
心以藏心入密用晦而明者何惠施謂之小一佛言牟呼栗多
須彌納於芥子天地齏粉虛空七處徵心無有四大求原皆窮
儒佛道墨異術所爭惟在毫釐萬祀爭端未決毫釐敢不慎思
釋部空空實贅道流玄玄猶非上天無聲無臭慎獨見隱顯微
治國若烹小鮮折獄宜恤民隱有不忍人之心爲政有所不忍

庖丁之刀無厚汝穎之士如錐吾亦脫錐而出臨文遊刃似之
援筆萬言俱下一字艱若登天刮垢磨光不息庶幾漸臻自然
胆大而心欲小勿以善小不爲文王小心翼翼仲尼纖悉可師
爲學當惜分陰守疆不失寸土嘉言我憶陶公敗績誰恕梁武
尺錐日取不竭厥理眞實非誣原予電子立喻科學豈其舍諸

觀音洞

陳閱慧

絕壑赴飛泉迅如劍出匣石阻欲相勢水怒不受脅馮夷擊鼓作
氣助攻劫力鬥旡已時白龍殘鱗甲孤亭迴相向震撼危岌業古
洞誠得地緣波平可狎穀文漾深黛仰窺石如壓清寒竦毛髮水
風吹白袷吾生有詩瘡綺語深口業皈依大士前湔被倚梵夾林
陰石如砥坐久熟羊胛巖端小白花雪落驚一霎

全臺游記序

池志澂

全臺游記清光緒庚辰辛巳間遊幕臺灣刪改日記而作也當時
尚有番社紀聞略并臺游雪鴻記二書番社紀聞略專記生番風
俗雪鴻記則記臺南北歌樓舞館中事甲午中日役興倉皇內渡
友人見者頗爲歎賞惟故人陳子介石一見雪鴻記則大爲相責
謂余離家室別友朋浪游海內外十餘年不著有用之書而作此
等冶遊誨淫之冊即使膾炙人口亦不過板橋雜記之流何益之
有介石我畏友也余聞其言且慚且感遂卽束藏不爲人見今已
數十年并番社紀聞略亦不知何去矣全臺游記一書當時相失
者亦三十年直至去歲遷居此屋忽得諸舊碗廚破柵中有紅紙
裏束拆而視之則亡兒錯所書此記正楷完全毋佚不禁躍然而
雪鴻記番社紀聞略終歸烏有然後知筆墨存亡自有定數在也

臺灣東西長千二百里南北橫五百餘里正面對小琉球嶼背後與閩五虎門相對當時此島未闢宋朱子熹立五虎門謂五百年後海外千餘里有數百萬人烟至明鄭成功納土恰值其數此當時朱子亦以山川發源形勢決之也近所設共三府一州十一縣皆濱海邊地尙不及全臺三分之二中間平疇廣壤可墾良田數千萬畝如大坵坑之貂嶺等處亦可置縣治一二所稻粱菽麥年每三熟瓜菓萊菔大較內地數倍此皆菁華積聚未發之故也大凡地之興隆衰敗非身歷目覩之處不敢率爾而記以形勢廣闊景物森羅千山萬壑猝難深究余在臺三載凡過其地者必先觀其形勢謂某處形勢將來必興某處形勢今日雖盛將來必敗余昔時所覩形勢必興之地聞今日已爲日本人所興嗚呼我中國自有必興之地中國不能自興竟爲異域人所大興豈不痛哉豈

不惜哉余甚怪當道諸公爲國家割地求和獨不想數百年前鄭氏納土經營艱苦一旦以千里輕易讓爲他人噫豈僅失計算哉亦可謂無一毫國家之心術矣今此地已非我有則余此記亦歸毋用雖然有此記存將來數百年後我國有心人見者亦知我中國當時原有此美地不幸獨淪爲異域或亦痛哭流涕而三思之也余年已八十追思四十年前臺灣未割之時繁華氣象宛然在目今日執筆而敘此記亦不禁老淚之滂沱也噫

太鶴山人年譜序

劉紹寬

陳子穆庵補輯太鶴山人年譜成以示余譜爲山人子百祿叔總所作其後裔別居瑞安陳子得其家集爲補輯之於叔總原文不易一字惟增定香亭前後兩賦入正文中餘皆以小字分隸原文之下末附詩文集序墓表及墓圖序皆於山人學行有關者而與

叔總原文不相雜廁蓋其慎也山人少負文名晚歲乃致精於易
著有易指四十五卷近人杭辛齋謂有清易學專家如刁氏包李
氏光地胡氏曉滄胡氏渭任氏啓運惠氏士奇惠氏棟萬氏年淳
姚氏配中張氏乘槎彭氏申甫皆能獨抒己見各有心得至若焦
理堂之通釋紀慎齋之易問與觀易外編一宗漢學而能串合六
十四卦之爻象無一辭一字不相貫通一講宋學而能闡發性理
與六十四卦之爻象變通化合皆爲歷來講易家之所未有端木
鶴田後起更治漢宋於一爐一一以經傳互證無一辭一字之虛
設視焦紀二氏更進一層允足以殿勝清一代之易學蓋其傾倒
至矣山人於形家言最自負然爲宣宗相地適值清祚中微其自
營兆吳興亦未見有特驗後世遂渺宗其說者豈苞符祕奧未易
窺測抑術數之學致遠而泥斂余蓋於斯譜重有感焉方阮芸臺

相國視學浙中招選高材生肄業詒經精舍一時人文蔚起彬彬
稱盛而吾溫人士獨鈔膺上選經籍纂詁所列分纂姓氏溫郡不
得一人定香亭筆記於所甄拔諸士多所獎借而甌括兩郡所見
稱許者唯一山人而已蓋其時甌中人士專習帖括餘力兼涉詩
賦從未有湛深經術能與陳鱣嚴杰洪頤煊震煊諸子相頡頏者
山人雖括萬山中獨能開闢風氣不爲方隅所囿不可謂非振奇
之士余讀陳子是編旣於山人深致其景仰抑亦見當時吾溫諸
老未能與之驟靳爲不無遺憾同光以後學風始稍稍起則太僕
孫氏喬梓獎掖後進之功爲不可及也

梅溪書院教學記

高誼

樂清書院之大者以梅溪爲最其視大荆之應山白象之金鼇猶
泰山之徂徠也自清嘉慶以迄光緒之季百餘年間其院山長聘

自他縣及邑人士故皆一時之彥有名於世從遊之士院舍恆充
塞最著者於永爲陳明經春堤舜咨張教諭磬庵振夔於瑞爲林
孝廉子聲飛翰陳戶部介石徽宸於吾邑爲蔡孝廉紫來保東黃
司馬菊襟鼎瑞明經善古文詞詩其在樂始長梅溪繼長金鼇邑
中生徒以前輩林禮門恆軒父子爲最相得教諭善治經而於郡
守多所建議自鎮海歸二十年間掌教東山最後乃長梅溪不久
遂卒林蔡之學未詳而戶部再主梅溪講席教育之業益宏其始
至樂戶部尙未第時實爲吾邑黃司馬招之歲甲午戶部旣鄉舉
復來爲山長子與司馬猶子仲荃君式蘇吳君郁哉熙周倪君楚
湄邦彥鄭君字勸良治皆從之遊司馬工詩戶部長於史其長梅
溪與司馬相先後當戶部挈其猶子孟聰君懷與弟朋來樂時應
山之生徒不遠百里而至梅溪者數十人而西鄉學子予與仲荃

君三數人外鄭君曉廉俠張君叔波鳳池與劉君贊文項宣以梅
溪人滿寄居鶴寺就課乙未戶部嘗適他館梅溪山長於是易人
而舊遊之士猶集鶴寺以待戶部逾年丙申戶部仍長梅溪丁酉
郁哉君選拔又逾年壬寅戶部主上海新世界學報而易郁哉君
長梅溪以予攝課事而黃君仲荃適長金龍逾二年庚子仲荃君
舉孝廉於是西鄉始辦學校蓋在光緒甲辰乙巳之間而戶部去
樂之日未遠也溯吾邑百年以來梅溪山長屢易而教學之趨勢
亦變嘉慶中葉科舉尙盛求如明經之能爲古文詞詩其人已爲
可貴至如教諭之爲郡守建議皆切實可行爲永嘉有用之學當
時尤難其選清季學校大興歐化東漸戶部故以經世大才適充
其乏士習爲之不變斯益難矣戶部自成進士又嘗兩主京師大
學講席監督兩廣方言學堂出入數十載所至皆與教俱自京而

粵而浙門生弟子徧海內尤多崛起爲聞人而傳其學者比明經
教諭爲獨廣今梅溪當時誤杖之所荒榛茂草院址就湮追念昔
年諸先生講學倡導之功而於戶部之歿益不禁有山頽木壞之
感焉

叔苴閣詩集自敘

林損

損幼秉母教歷誦羣經恐其傷於綺靡也壯歲遨游萬里觀聞曠
絕風行水上鶴鳴九皋心物相引吟咏隨作文以足言神之思也
然歸於雅正未違慈旨惟飲酒百章幾類沉溺情有偏嗜敢諱飾
乎仰瞻陶公差能近似律詩不操唐音人以陸游相目亦無忤焉
至若天對述學諸篇願起莊周屈原爲證云爾

邵心俠哀詞

宋慈抱

古文章之士多苦於窮窮而不善遣其窮者莫甚於孟郊東野自

爲詩謂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厥後元遺山亦云東野窮愁死不
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夫以天地之大至不能容吾身自言之異
代之知者亦言之東野信可謂不善遣其窮矣慈抱所友多窮士
邵師孟字心俠者其一人心俠之窮未知於孟郊爲何如然年未
四十卽死殆亦不善遣之故耶心俠內行淳篤事親尤純孝無違
以家貧不能坐食弱冠後輒授徒爲業人問其得毋自苦不輒謝
曰師孟少而孤家無一壠之植片瓦之覆幸賴母夫人賢明撫育
我兄弟以有今日其敢自逸乎哉且舌耕雖非壯夫所宜然固可
收教學相長之效也當是時城區初設學校心俠輒任西南小學
教員繼復兼任校長首尾十餘年管理之周教授之當公款之無
所乾沒足使同事者無怨言從游者無慢態難矣從兄公傑嘗語
慈抱曰老弟讀書喜交游曾識同里邵心俠否其人爲邵孝廉佐

清冢子強記博聞卓絕儕輩蓋爾雅釋詁訓諸篇使背誦可一字
不遺老弟能之否慈抱謝曰余病未能也丁巳歲慈抱識心俠於
洪幼園許觀其衣履儉樸言詞溫謙歎爲恂恂君子既讀其所爲
母氏行狀愈歎其孝爲不虛傳焉然心俠亦僅以品行箸耳爲學
則涉獵記誦爲長詩文則醇疵互見尙無名家專門之詣此亦家
貧所累衣食奔走未能精心結撰之故也不然萬石素封所居在
通都大邑內無衣食之憂外收師友之助其所造詎止此已哉近
數年心俠雖爲教務牽絀不廢炳燭嘗假余王曇文集去日夜抄
錄以備諷誦又假余汪中述學閱畢憮然曰容甫考據之精師孟
所不能企及其爲母氏鄒孺人墓表則師孟曠代同情焉吁何其
孝也慈抱與心俠踪跡甚疏乃文字神交不違咫尺頃自郡歸適
在清明前一日竊謂心俠往者喜製燈虎以助游興今歲必仍舊

貫則心俠已疾革不起矣寡婦弱息纒帳對泣無寸田足使贍生
嗚呼痛哉常子仲梅語慈抱云心俠病時淚涔涔常沾被褥蓋深
慮其身後之蕭條也夫孟郊窮矣然官嘗爲溧陽尉年尙至六十
韓愈言之有餘痛焉心俠不仕復無壽豈不善遣其窮有甚於孟
郊乎然顏淵有負郭之資陋巷簞瓢樂聖人之道亦僅三十一而
死則心俠無祿又非盡由抑鬱傷生也旣述其略復製詞以抒厥

哀詞曰

嗟伊人之竺行兮信矩步而繩趨卻高軒於陋巷兮藉館穀以自
腴何年甫二旬有七兮竟撒瑟乎窮途吾固知體虛而症實兮已
扁鵲之難蘇嗟盜跖之多壽兮以龔生而形徂世無分宅之風義
兮痛下石其有徒恐西華與東里兮將顛顛乎泥塗能毋感山陽
之鄰笛兮向冥漠以長吁

故祖舅雪明胡公墓表

陳 謚

公會祖諱學金祖諱鴻業考諱翹祖三世皆有明德鄉里故稱積善之家曰豐湖胡氏公生孝謹而能守其家法嘗曰吾親之行事不可不知然子孫雖愚而祖宗之澤勿使由我而墜也公初從余祖明經公受毛詩及春秋左氏傳工駢儷年十六應書院師課試西峴山懷古賦第一縣人侍講學士孫鏘鳴稱之十九補縣學生兩赴鄉試不第某科歲試一等故事得充廩膳生公丁母楊太孺人艱時有告以可後報者公遽謝曰臣親喪而獵功名何以教孝乎卒不得補旋由增廣生貢成均自是終其身爲童子師而無所用世然亦未嘗或愠於心誨人不倦弟子出其門者多所成就公顧而樂之有弟曰雪臥先生名白善書篆隸冠一時無祿遺孤三人公撫之若己出於諸甥中獨愛余考余考客終於燕公哭之慟

而詔不肖曰向之所望於汝父者而恐汝兄弟不可及矣公諱徽堂字雪明別號潛園配葉氏子一秉衡爲縣法官有聲孫某某著書曰說文纂詁未成共和二十一年六月卒春秋七十有二秉衡葬之於邑東門二里嗚呼公之行其有類於荀卿所謂古之處士者與居亂世知命而獨善其身盛德修正而心常繫家國之憂嗚呼此天下之畸民而將利其嗣人

寄鑑園杭州兼呈厚莊貞晦二子

黃迂

莫向昆池問劫灰喜君解甲早歸來廿年往事我何說成就人間相研哀

攜家京洛倦思還靜臥溪堂夢亦閒底事橫流如許急不教穩住浙東山

竭來避地復錢塘卜宅何妨第二鄉每喜談禪僧院過騎驢湖上

自清涼

說飲流涎到建康次公未減少年狂不知酒興還詩興邀我同車

遠入杭

貞晦得鑑園書云家有舊陪留待子來貞晦急趣予同行

烟雲過眼總模糊笠屐平生遍聖湖清景追摹嗟易失長教歸去

一詩無

各攜佳句餉湖山換取空濛烟雨還自笑老來無俊語如何置我

二劉間

過滬復邀厚莊同行至之明日鑑園與同人冒雨遊南山諸寺厚莊貞晦皆有詩東坡句一言置我二劉間

早營亭榭倚雲居竹樹扶疏喜繞廬問訊春來花市路平原新築

更何如

探梅有約愧蹉跎輪爾超山作健過持較吳中香雪海未知何處

占春多

鑑園於春間探梅超山余與貞晦時亦有鄧尉之約卒不果踐

看山未厭馬蹄遲載酒年來遠不辭最愛越州詩句好撩人舊夢

墮天涯

貞晦以鑑園遊山陰諸詩相示悵觸前塵忽焉如夢

不談兵事但哦詩避世牆東計亦宜我爲邊城思將帥聲聲鼙鼓此何時

掃葉樓

前人

江南信可哀六代蹟如掃黯然王氣收江山亦昏耄茲樓雖晚出累劫名溢暴一角占清涼詞客寄吟嘯當年半千翁國亡獨高蹈落葉掃愈多萬感生遐眺祇今四維絕奇節招侮笑如何孤冷地裙屐猶肯到

題饒貞女刲臂療姑圖

貞女甌海道尹沈公致堅長媳

劉紹寬

毀體昌黎非守貞震川否彼自道其常奇敢行輕訾夷齊未仕商食誓周粟恥俗議奮不顧千載仰遐軌鄂城饒貞女庭訓承太史

相攸得沈郎黃岡一彥士郎膺鞞寄選營口甫從仕歐戰事方殷
盡瘁夢占已女聞欲身殉絕粒垂憊矣父母許在室中年歸沈氏
女始強依從夙夜靡他矢未幾姑疾病重憂爲思子沈公長公子儀經次公子
儀緯子思不可見見婦願良已婦聞慨請行從車送千里昔食武
昌魚今飲錢塘水時沈公官會稽道尹婦姑一相見慟哭不能止自是侍湯
藥頃刻弗離趾扶持兩月餘沈疴恐難起中夜籲向天揜袖出刀
七刲臂肉紛落煎以伐瓊醑姑飲覺異味郤御問所以婢隱不敢
言泪下如泉沈姑歿哭之哀感人等華杞問女胡使然一誠貫終
始夫爲我所天夫天舅姑是爲夫事舅姑夫死而不死利刃懷自
剗坦若鬼神使姑命苟可延妾身願先委一割縱傷生黃泉亦可
喜所以勇決心不待再議擬我思二南化江漢俗稱美至今二千
年流風尙漸被世衰邪詖作聲色亂蠅紫綱常苟鬱堙乾坤將毀

圮婦翁觀察公甌中歌樂只道意授朱君曉巖先生畫圖作褒紀流傳
到四方觀感資人理願揚彤管芬獻頌繼中壘

萬泉河燕集

林損

生人未知何事勞坐觀四時移斗柄去不能追夢自悲來甯可待
志彌盛金尊慰情聊勝無濁者爲賢清者爲聖樂聖避賢將毋同造
次對越敢忘敬衆賓含意俱未宣雜陳管弦輔觴政擲笛試遣雪
兒歌臨流並作洛生詠詰詘才非景宗儔又向筵前鬪競病軍法
行酒足褰旗嘉禮督詩真苛令別腸猶幸容千鍾得酒芒角初欲
迸鹿鳴關雎義已陳由來食色皆天性曲終奏雅樂未央酒酣爲
爾題詩竟

施君仲舟倪君湘臣乘舟來訪三日而別歸貽以詩

洪邦泰

滄江一叟頭已白足不出門心好客相見不必整冠裳笑談亦勿
拘繩尺可以話桑麻可以樂典籍世故人情隨意談富貴尊卑略
形迹舊雨久疏惜不來新交誰更同我癖正是無聊獨坐時村旁
忽報到輪舶喜見兩鬚眉入門皆莫逆一爲君子儒施君仲舟一學西
方釋倪君湘臣儒固我所欽佛亦我不辟攜手上高樓高談消永夕施
君長於史上下古今記歷歷倪君念彌陀上中下乘早探素更有
西賓高高君性樸著作作辛勤分陰惜獨我老無爲愛誦狂詩供笑劇人
生歲月能幾何安得良會回一百用劉次饒君贈語相見還應一百同意不作平原
十日飲三宿出晝殊可惜况當國家延僧禱太平吾輩興亡更無
責

九日登開封龍亭

李翹

秋日猶暄燠重九愛嘉名驅車歷城肆望遠睇龍亭象魏昭巨觀

懸法爲大經蟠螭建鐵柱奇文閱仙靈銜恤思逾戚懷歸心所營
九域茲已一何勞憂端盈島夷彌濟岱胡虜集龍城非類有異念
其言明且清粵湘遭炎燄我邑亦震驚具瞻在中樞卓爾惟民英
循階采芳卉時菊正敷榮黃花對舊祠白楊夾廣塋亭左爲黃花岡烈士祠墓
修幹無飀曲窳禽見精誠人生誰不死樹立良足程

將離月輪樓作

夏承燾

洩雲不可留隱几山逾媚自我客江樓萍蓬訝有蒂一榻俯風湍
百詩茁肝肺平生獲野心低徊專壑計海客招閒漚推排由天意
豈不戀西湖南村有嘉契懷哉兩緋桃識我眠食地後夜辨煎茶
聽江在夢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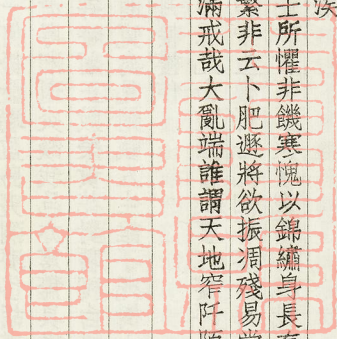
示之江卒業諸學侶

前人

百懶詫嵇生三書陋韓子絕交非戲言用世羞干仕汚人冠蓋場

慎汝扶搖始毋以父母身輕受輿僇恥報國不一塗鄙事見奇士
就下王百谷老氏喻諸水紛紛飛刺天籟雲折其趾滔滔波朝宗
際空溟無淚

淵明詠貧士所懼非饑寒愧以錦繡身長有緬醜顏田園日招我
適野趣彌繁非云卜肥遯將欲振凋殘易堂與夏峯昔曾爲其難
野虛市朝滿戒哉大亂端誰謂天地窄阡陌浩漫漫



陳塾廬先生五十壽序

池志澂

光緒二十六年秋我東甌利濟醫院主講孝廉陳塾廬先生五
生辰同人將謀祝之先生曰余生於咸豐建元辛亥閏八月二十
日至今上庚子適年五十亦閏八月方期舉酒爲歡不意神都被
陷帝后蒙塵正人臣子痛心嘗膽之秋奚忍崇飾開筵爲事踰歲
乃命志澂曰子最知我頗嫻古文義法其爲銓次平生梗概以告
同院勝壽我多矣志澂拜手曰諾志澂六七歲時在堂叔家塾從
城東胡先生蒙學其時先生昆仲亦從其游先生年方十一二聰
特負力讀書目十數行下嬉戲好爲將帥嘗取同學而行伍之塾
師惡其頑梗不羣特日授書數十冊以困先生先生終日不作誦
聲及背讀無一字遺師嘗目先生爲怪物稍長尤不羈使酒負氣
習拳棒善泅水見不平叱咤用武雖不敵不計不屑屑于帖括博

覽羣籍好說部兼涉歷相星命諸學遇老師宿儒往往摘經史以
難先生於是得狂名年十五始折節從其先仲兄仲舫明經習舉
業十七出應試每藝千餘言長沙徐尚書樹銘視浙學見先生文
奇之破例補諸生發落手詔先生曰爾文恢怪奇偉他日當以文
章橫行一世於是始學詞章間復留心訓詁庚子癸酉丙子歷應
省試歷薦不售己卯復應省試時我師孫太僕開藩江甯枉道謁
太僕於金陵喑嘆論文左右色動旋即以文章受知於沈文肅文
肅召見大奇之時志激亦游學鍾山既而我鄉許上舍拙學林典
籍祁生周司馬曉芙及今黃廉訪叔頌皆先後至遂同先生泛舟
游秦淮莫愁登鍾山謁孝陵至明故宮徘徊感慨者久之出揚子
江觀金山焦山過揚州登平山堂道姑蘇訪滄浪亭上穹窿瞰太
湖沿毘陵飲惠山泉遂折回杭州又不第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專

心經世以過勞啞血旁攻岐黃特與何明經志石陳主政介石陳
上舍栗庵建利濟醫院於瑞安久屈不遇遂著治平通議所言皆
皇王經世大略而於今日談西學變法者先生無不早已及之己
丑始舉於鄉已擬解首以二三場奇異特置榜末海內爭誦其闡
藝焉庚寅會試謁張勤果公於山東公號得士幕府皆俊傑先生
入談經世退後條陳八事張公大加敬禮特聘先生纂修東志歸
自海上聞伯兄國學之喪逾月又奉太宜人諱先生閉門讀禮方
擬週喪而後與志澂並赴濟南令志澂先杭以待未幾張公薨先
生家居不出而志澂遂由杭而滬而皖而臺南北飄泊五六寒暑
還顧室廬鞭長莫及無啼豐號寒之概者皆先生誼也中日役興
朝廷亟議變法先生以公車赴都與海內志士上書首倡保國旋
爲頑錮所阻先生年逾四十知天下事不可爲乃東歸一意於醫

乙未遂與志澂創辦郡城利濟醫院建藥房設學堂開報館嗟夫
先生之建院設教原欲寓教於醫出其所學力行利濟以補國家
政治所不及使黃帝神農之精光遠出基督浮屠之上不意戊戌
變政風潮反對罷學堂閉報館雲散二百徒累敗八千金任當世
之誣謗笑忌傾擠百折不回先生之志亦可謂堅且大矣先生性
直敢言與世少合而情誼所繫雖從井不辭追思昔時結求志社
聚集城北槐吟館夜廬風雨道古談今每漏下三鼓始歸半生友
朋之樂無逾斯時同社者許拙學張祝延王筱雲蔣志渭金韜甫
陳介石何志石及先生仲兄仲舫五弟叔和諸君當時東甌布衣
有天下人物之名今忽忽二十餘年逝者長已矣存者或異趨而
獨先生與志澂二三人肝膽相照勿以終始歧視每當一燈對坐
仰視先生鬚髮半蒼志氣愈奮落落大才至老不遇悲憤所激令

人不知哀感之何從雖然先生年方五十其生平所謂識想事業著述已有極他人數百年所不及者更進而耄耋期頤天必錫先生以無量壽必更有無量之識想無量之事業著述以造我醫院前途無量之福豈徒先生一人之壽而已哉志激書此爲同院告卽爲先生壽而不顧五十之年志激已駸駸及之矣

知漳平縣事黃公菊襟墓誌銘

劉紹寬

公諱鼎瑞字竹君號菊襟樂清西鄉高園人曾祖森林妣氏南祖理中妣氏鄭父夢香世稱崑南先生妣氏鄭封宜人公卒清宣統辛亥越二十年辛未與夫人鄭氏合葬於本鄉雞爪山之原又三年癸酉其次子憬以其從兄式蘇狀來索銘余嘗序公詩以公清雋之才羞與貲郎伍惜其豐於才嗇於遇今讀狀又喜公考終里第生不見兵革爲一代完人不可謂非過者公始祖爵明初由永

嘉徙樂之沙壘崑南公少孤隨母依外家居荷盛後徙高園娶鄭
生四子長芝瑞次雲瑞季庭瑞公其三也崑南公榜所居樓曰古
香廣置書籍課公兄弟其中公少卽能韻語琅琅可誦崑南公好
客每春秋佳日輒集吟朋日夕觴詠公侍立輒不去見者異之崑
南公歿公與昆弟復奉母居荷盛從諸舅夢松夢白夢江諸老宿
學先後補邑諸生繼復營新宅於高園舊居之後名其軒曰綠潤
公賦詩漫興兄弟賡唱和者數十人傳有綠潤軒唱和集時方壹
意科舉與邑宿陳秋樵荃陳詠香廷王貫三連中鄭銘之鼎彝等
爲文社相切磋讀書白石山中經歲不歸繼復肄業詁經精舍特
爲山長俞樾所賞識光緒乙酉舉於鄉四薦春闈不售主講梅溪
書院凡十年造就甚衆後進能爲詩者皆公所指授也旋入貲以
直隸州同知分發福建歷試差遣以能稱丙午代理漳平縣事治

稱得民三月卸任士民謀欲留不得戊申公從子式蘇及門生朱
鵬赴闕過閩視公邸舍旋阻兵折回復過閩公前後留與倡和兼
旬有臺江驪唱天南鴻爪兩集時公已有歸志矣宣統己酉司權
可門適值大水沿海居民廬舍漂沒浮尸蔽江下公盡然傷之爲
賦長歌紀其事總督松壽見諸報章立命吏馳振然公見時事日
非傷己屈志下僚無所發展遂於辛亥之夏幡然歸里邑人舉爲
自治會董事方有謀畫而病作矣閏六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咸
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七夫人鄭氏後公二十年
卒年七十有三生女一適徐魯皆前卒妾盧氏生子三長廓次憬
三蒨女一適葉蛟夫婦亦相繼早世女三尙寬尙賢尙琦孫女三
著有駢古文輯存未刊刊者天一笑廬詩集二卷自公卒後數月
武漢兵起海內騷然清社亦屋矣方公少壯時值東南戡定之後

銳欲以文章科目顯當世其父兄師友及羣從諸弟子相與琢磨
淬厲極優游文字之樂雖晚節坎坷不如其志俯仰時艱不無厝
火積薪之慮然猶未逆覩其害什百於意料所及者使後死二十
年其侘傺又何如哉且以視同時諸老值陵谷之變波流弟靡進
退而失據者幾何人也是惡可無銘辭曰

生而仕於清隱而卒於清有玉韞櫝完其貞占蛇逮漢比康成義
熙絕筆傷淵明毋謂公之不遇兮終天年以全生誰甄綜一代之
風騷兮願殿以我公之名

南屏集敘

高 誼

南屏集者襄簡高公之遺箸也集中爲文三十六爲詩五文有記
敘碑銘行狀弔祭諸體詩爲遊覽懷古之作其子西渠公久欲刊
之而未果公爲高氏遷溫忠節公十三傳之裔孫而爲予西河始

遷祖蘭室公之從子吾高氏先世宋時以文學稱在永有司農少
卿之子不倚登進士許及之涉齋集所詠有子登巍科卽水心少
卿墓志所稱以文字起其家者也繼此有野泉者陳春堤甌雅採
其送胡彥龍過金陵及寒夜之作卽水心永州墓志所稱叔筠是
也明時厥惟南屏春巖父子有集而不傳南屏公承其曾大父華
亭尹孟禧公之遺業宏治己酉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歷官中外有
聲於時於巡撫大同有雲中奏稿於總督江淮有漕運奏議書未
刊適以倭亂被燬隆慶志載有嗚困集二十卷蓋誤采也茲集所
遺有可紀者其祭九江土地獄庫也云囹圄無怨聲府庫有羨餘
謝雨文云歲事有圖惟神之助謝晴文云人不怨咨實神之惠皆
係公出守九江事卽萬姓統譜所稱闡闡之貨經年絕無官衙之
擾是也其奏吏部也則云開懷傲諭隨俗撫摩愚誠所感亦頗服

從係公管田州事卽廣西通志所稱田人帖服三年事聞朝廷宥
猛且復其官是也其求朱升之贈言也云停黃河之役散廣積之
米衛人少甦實公以知府調衛輝事卽邊貢所稱繫馬殷王廟左
槐開筵衛女堤邊柳是也其謂晉人強悍難制惟以愚誠治之幸
無冤抑實係公按察山西事卽山西通志所稱不畏強禦獄平
允民無冤抑是也其自述巡撫大同也則云定邊糧之價革提頭
之錢雲中頗安惟不遂甯黨之需謫官三級卽樂志所稱巡撫大
同以抑貴倖罷是也其以漕運乞贈言也則云以今日漕政之急
務撫民之長策明以教之俾圖後功而贖前愆所謂長策所謂後
功卽樂志所稱誅江淮鹽徒首惡盡宥其脅從是也其赴閩告廟
也則云茲遷閩轄便道而歸特茲祭告用表下情係布政福建事
卽邊貢所詠獨鶴孤琴一蓋飄我公遠向閩山去是也至其爲述

菴公乞壽言則述江州迎養之忱殷殷然不違雅志爲趙侍恆致
哀悼則感屬續遠人之念拳拳然期慰重泉爲肅義墓銘則恨鴿
原之難再爲亡妻弔祭則傷荒塚於斜陽其以作育人材爲務則
勩家塾於露嶼而南屏書院之碑作焉其以表章先德爲心則採
名翰以成編而集成告廟之文作焉以祠產爲公物則祭田有記
以燕會聯族人則宗祠有序迨乎謝病而歸寄情吟咏與張羅山
王甌濱諸公遊仙巖云白雲深處有佳城則多霜露之思焉遊玉
甌云山林未敢忘民憂則江湖猶廊廟也而其題石夫人之詩云
螺髻不梳千載曉蛾眉長掃萬家春則十四歲所作也論者謂公
四十年之宦業實基於此兩語吾鄉章恭毅少時詠梅詩云霜冷
雪寒時清香滿天地其抱負正與公同予讀茲集念公有茲治績
而文章竟無一字之傳殊爲憾事爲撫其大者表而出之

王子祥先生墓表

宋慈抱

昔阮芸臺督浙學按臨温州語郡庠某廣文曰十三經廿四史必
須講置二百年後必有人能讀而有獲者迨爲經籍纂詁一編參
校分修之役無復一溫州人廁足其間則信乎我鄉人治樸學者
之稀矣吁何其陋也慈抱年十九執贄於王先生之門讀史記莊
子二書先生顧以慈抱爲能通裴張小司馬及郭子玄所訓釋於
諸弟子中特垂青眼嗣復謂慈抱曰觀汝所作他日必以文史名
劉勰文心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可作課餘誦讀之資也
慈抱聞之如嬰孩得乳樂而忘疲退而觀先生架上書經學如十
三經注疏皇清正續經解大徐說文陸元朗經典釋文等書史學
如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五代史章宗源隋書經籍
志考證戴震水經注校正等書皆朱墨雜還徧錄考據家有得之

言則阮芸臺所謂讀十三經廿四史不待二百年而有其人殊足
爲温州人吐氣揚眉矣先生諱景羲字子祥先世自永嘉遷瑞安
遂定居焉父一臣國學生以經營起家構屋七楹置田數百畝令
先生一意於學先生少與同里池茂才志澂從王仲蘭孝廉游先
生入黌宮爲博士弟子員志澂得古文法於孫琴西太僕不喜治
場屋制藝故秋闈應試輒不利先生則潛心乾嘉諸老遺著最喜
與人言說文之義一點畫必求其不苟尤罕治場屋文字故游庠
以後援例貢成均而秋闈終艱一第與志澂同也光緒廿八年壬
寅朝廷下詔興學校温州士大夫首勸中學校於中山書院以開
風氣聘陳墨農大令爲監督時先生實任國文經學教席片言隻
字爲諸生引經據史解釋詳明而後已於外洋新出譯籍如天文
星曆論理學諸本亦所旁通惟意氣太盛同事者互相齟齬不獲

伸厥志爲可惜耳居數載辭歸適孫仲容徵君歸道山其後人以徵君遺箸如墨子間詒名原方次第刊行非精小學者不能校讎因以重金乞先生任其役先生則於鉛槧有得重定墨商一編賡續墨子間詒之後其得失甘苦未易以一言斷之也丙辰歲先生初患足疾未愈至是復患風痺醫者謂游覽山水或可痊而先生頻年索居愴世變之日非歎朋儕之星散百感填膺而疾遂不可爲矣七月廿一日竟卒年五十有七子國樑孫炅官錫官

先王母事略

陳 謚

王母胡太宜人先外曾王父諱翹祖之女先祖考燃石太府君之配也胡氏故瑞安望族累世被服儒冠王母自少知書夙嫻禮教博聞強記諳習鄉邦掌故八齡入塾從先外曾王父受書輒喜治毛詩及春秋左氏傳能背誦四子書至年七十餘猶能課教諸幼

孫授經未嘗遺誤一字此世之所貴而難能也王母年十八歸我
太府君逮事先高王父中憲公先曾王父通議公會王母林太淑
人以孝聞明年生我先考孟冲府君又明年生先叔父樂天府君
其後復連舉二女皆殤太府君十歲補學官弟子員十六以高等
生食廩餼時有神童之目尤善科舉制藝每應府縣各書院師課
皆前列聲譽籍甚自是弟子行束脩請業者益衆兩赴鄉試一薦
不售居恆不樂年止二十有七而卒遺箬曰獨見曉齋集同里池
臥廬先生銘其墓以謂信義恪恭狷介嚴取與望之令人生畏敬
也是時我家故貧甚自先叔祖戶部公始光緒癸卯成進士負海
內經濟文章重望有名於世學者稱介石先生戶部公嘗問業於
太府君太府君卒後戶部公骨肉之痛至老彌篤其於羣從子弟
中獨愛先考而每與人語學術必亟稱太府君自以爲我先兄燃

石先生一人之教也太府君之卒王母年二十有四顧忍死堅苦以撫先考及先叔父成立蓋有所待也而先叔父年十八志學不祿王母哭之哀大病幾殆及愈而耳重聽終身不復少聰其痛可知矣先考幼稟母教復從戶部公受所學治文史之業以名諸生相隨講學於杭州廣東北京之間歷十數校垂二十載所至與豪俊賢士大夫交爲當世長吏所引重宣統己酉先考舉孝廉方正不赴廷試例得六品頂戴於是贈太府君奉政大夫王母得授宜人共和三年先考出任山西河曲縣知事王母嘗告之曰居官當勤求民隱靜思己過州縣地雖百里爲數萬生靈所託命稍有疏虞莫由自贖冀北故稱盜藪而德治能以化民余不欲汝多殺也故先考在官三載居著循聲去留遺愛尋以戶部公喪遂援古人期功去任例棄官行之日縣人送者遮道爲之立石於郊所謂瑞

安陳公去思之碑也既而先考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門牆益盛
王母悅之以爲能養其志先考亦自謂不能得志於時當作讀書
種子以之事親可爲子孫法耳共和五年先考以王母守節逾四
十年法當請旌蒙前大總統頒給柏舟矢志匾額黃綬金質褒章
如例十一年夏先考客終舊京電聞之夕王母一慟幾絕以有曾
王母在堂勉相勸慰顧又忍死以冀不肖兄弟成立蓋猶有所待
也然不肖非才稍能讀書薄負時譽二弟已皆長大成學授室數
歲之內不肖兄弟連舉三男王母亦顧而樂之不肖私心自喜竊
謂王母康健逾昔或可得盡其天年而今已矣王母生清咸豐戊
午年七月二十七日其卒共和甲戌年正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
有七嗚呼儒者立身行道而能以志養親我王母之志蓋非流俗
人之所以教其子若孫者在此不在彼也昔曾國藩有言不憂門

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然不肖兄弟何敢望哉於是謹次王母節行大端以赴四方兼以告後世之人

題鄭葭湘談泉隨筆長句

黃迂

江東有客喜談泉廿載辛勤見此編集古豈同和嶠癖著書更比魯褒賢千秋園法詳沿革一代朝章識變遷太息孔方今已廢紛紛王面恣流傳

史記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今銀幣之範項城中山各像豈師其遺意歟

姚味辛以余今年六十購天祿琳琅叢書十五種爲壽賦此

以謝

前人

老來作客尙天涯六十平頭雪滿髭到此無聞真可愧十年長悔讀書遲

石渠祕籍出人間老眼摩抄喜未慳錫我百朋慙莫報故人情意

重於山

照眼琳琅四座驚流傳影本亦崢嶸書生莫笑無長物從此樓居
敵百城

異書珍重手輕翻歸對遺篇有涕痕手澤未能長守護丁甯却復

囑兒孫先大父古香樓藏書迂以久客未歸漸有散佚首語即先大父詩句

錢倉金剛咒石刻四十二韻有序

劉紹寬

去臘錢倉劉增靜以新出土金剛咒石刻見示兩面有文
一為穢跡金剛神變延壽真言上鐫一符一為神變咒凡
六句句七字真言與符皆見藏經穢跡金剛說神通大圓
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其真言
較俗傳水陸儀軌所載特少十字據謂唐太宗時削去至
神變咒七言字句未知所出蓋或後人增益非經所有矣

眞言下刻大觀三年太歲己丑八字審爲八百年前物因
紀以詩

歲晏正無聊吾宗忽來叩云有錢倉僧鑿池築深甃掘地二仞餘
鏗聲觸鑪槌出之乃片石上有夏屋覆磨洗視其文有若蛟蛇走
村人舉不識搨請加句讀余視其書體筆法參篆籀細認標題字
金剛神變咒爾時佛涅槃徒侶咸悲湊梵王戲若忘慢如防風後
金剛承威力攝召始祇就因說此眞言破除百凶邁誦之千百徧
隨意得護佑印符四十五功用難宣究是符置地中謂可延人壽
始知此瘞埋其術由來舊他書載咒語十字補遺漏云是貞觀時
西僧來傳授神驗動驚衆反遭妖言詬大藏削其文完璧已非復
其他七言偈文辭自淺陋審非出經文不必指疵謬碣題大觀年
讀之心用疲童蔡時怙寵負乘方致寇馴至靖康初兩宮遂北狩

吾鄉偏海陬南北阻烽埃茲寺正興作三塔聳層構寺前有三塔

墮其塔頂一鑊 鑄有靖康年號詎知山河裂半壁撐宇宙邇來八百載滄桑幾經

觀丁是人間世事仍紛糅迴視道君時何分馳與驟此咒得延

生二萬五千晝正使活千年徒然感興仆倘晤色空理五濁奚戀

留百歲有盡期駛若懸巖溜佛殆愍衆生妖邪纏恟愁祛之返覺

路災嘗得消救豈爲凡夫徒貪生祈福佑茲石出重壤不復返幽

竇剝泐既堪虞銷沈恐將又著錄入方志壽以棗梨繡還拓千百

紙流傳寫其副

觀物

林損

梅雪方爭春桃杏已含蕊桃衰杏亦枯柳絮飛滿地垂條拂湖水

蓮藕有妒意齊放紅白花欲奪千樹翠金風自西來黃菊復稱帝

榮華會有時久玩難爲計草木豈無心無口宣其義嗟予遯世人

對此忽流涕空谷思白駒貞松盟素志

家園紫牡丹盛開口占五截句

陳閱慧

東來紫氣豔朝霞
風力裁成薄薄紗
獻與花王作妝束
一時顏色
陋羣葩

芳菲齊發答春暉
錦繡成團似此稀
我愧奉親惟菽水
花光天遣
照萊衣

東坡有婦能藏酒
好向花前日舉觴
自愛聯吟足篇什
清平無取
調三章

有弟頻年愛遠遊
花時聽雨欲生愁
阿兄詩筆顏唐甚
遲汝來修
五鳳樓

兒愛坐窗把書帙
黃鸝三請不窺園
花神報喜汝知否
瑞竹瑤芝
例可援

無題詩存序

劉紹寬

蓋聞仁人不遇託往愬逢怒之辭君子有思發既見云瘳之歎從來國身之遭變每借男女以攄懷比興義昭詩道始廣漢魏以降斯例益繁紅粉倡家錦衾洛浦繁欽定情之什曹植美女之篇莫不綺靡緣情婉約見志雖玉臺輯詠非盡寄荃蓀忠愛之思而豔曲後庭更被以絲竹淫哇之響斯鄭聲之濫歟抑雅樂未湮也有唐崛起雅道復興謫仙賤妾之玉吟顏自惜杜老佳人之詠翠袖誰依斯皆意襲古風體沿今製玉谿晚出綺語彌工賈氏宓妃詞非媒狎小姑神女思寄荒唐瑰奇則紫鳳赤鱗瑣細則金蟾玉虎窺其用意皆爲有物之言出以微辭盡是無題之作前軌斯創來軫遂適大者感事撫時小者嗟貧歎老莫不循斯塗轍襲彼衣冠沾丐萬人綿歷千祀固不獨西崑派衍北宋師承矣宜黃符笑拈

先生生逢末造身作寓公屈匡濟之長才成棲遲之遺老窮愁歲月祇合著書吟詠篇章旋復成帙都凡四千餘首刪存千七百篇別錄無題詩得七十餘作始於丙申訖於丁卯麻姑蓬島幾看滄海之揚塵神女巫峯每幻陽臺之行雨聽琵琶於鄰舫商婦何多疊衫帶於空箱燕樓如許雌風堀堞迭災媧土之生靈禍水滔天恐盡漢家之運數空使嫠忘恤緯寤輿興亡縱教嫗解吟詩徒資口耳此誠千古傷懷之事抑亦一時得失之林矣或謂牀第之言古不踰闕香奩之體大雅弗登况隱語瘦詞難罄中藏之蘊彫章縵彩徒詒滅質之譏作者雖有會心觀者易於昧目何如做元人之體製作當路之鐘鞮據事直陳言之無罪抒情通諷聞者戒心較之斯體不猶愈乎不知詩教溫柔發情止義詞人淫麗增欲導邪猶之涇渭同流濁清自別薰蕕共器臭味懸殊何容摭桑濮之

辭而上掩風騷之旨矧夫孫辭免禍遭逢非不諱之朝眷物興懷
隳枯於無邪之訓輜軒佇採肇繡何譏若夫感傷時事而人隱其
名指斥當塗而事徵其實直而不倨盡而不汙此家父所以究訕
寺人於焉作刺亦略聊備一格而未可偏廢者乎嗟嗟亂離瘼矣
所聞皆變雅之音願瞻怛兮何日鳴和聲之盛河清倘俟跂予望
之

毛公鼎拓本跋

張之綱

金文鴻寶莫尙乎是銘典重淵懿昔賢擬以百篇中文侯之命所
由也曩嘗讀徐籀莊吳子苾吳憲齋與孫籀膏丈諸家釋文後出
者輒視前爲精審顧擇研既久據所詁釋而推究其形聲時覺尙
有未盡愜者若銘中已曰悒茲悒从少从支當釋攴通眇證以伯
庶父啟父丁卣二器文定爲卽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之眇而舊

釋皆誤仞从巾爲出釋汲段爲及矣若朱𨔵此上有勑當釋爵

證以近年出土魏三體石經書無逸矧石二𨔵字石經以爲古文

即𨔵口作𨔵形說文言部信古文作𨔵可證止作𨔵武下止作𨔵是

定爲古音同部通段段爵爲鸞和之鸞字本作鸞經而舊釋率

泥詩梁山鞞鞞見文與他器朱號字均釋號段爲鞞矣又若我弗

作先王勳文从頁从𠂔象以手指面會意兼形聲據釋玄應一切

經音義引說文有頌反書字疑此爲羞惡之羞正字或段爲而舊

釋作值作顛作𦉳似均失之又若𦉳人人字已𦉳文當爲从央消

从古文自攷方言十二自盈也說文𠂔部央从𠂔大此文兼大盈

二義疑爲蕃息之息正字而舊釋爲𦉳爲𦉳似均未合至若

𦉳𦉳釋疾威舊釋是蓋古文疾从大从矢與秦篆从𠂔異許書大

象人形人旁箸矢謂疾之傷人猶矢也證以殷契疾作𦉳見籒室

殷契類

纂彼矢在左此在右古
文偏旁可任意移易
焯然矣而舊釋不得其形聲致誤从大爲

尤有徒滋辨難者虎官舊釋虎𧔨是案官當爲从央渚聲目象弓

室形詩鄭風抑鬯弓忌小雅采綠言𧔨其弓釋文𧔨古文作鬯篆

央聲篆作𧔨改从韋諧文𧔨官相似吳憲齋謂形近致譌竊謂央長古音同部官諧

長聲于聲類無稽也而舊釋亦不得其形聲有誤爲从𠔁釋官

云假作溟然校以𠔁伯晨官師兌二文皆从𠔁此特消作𠔁則欲

改爲溟釋者其不合又可知凡此管闕所及略舉一二其詳則見

拙著毛公鼎辭釋中近王氏觀堂亦有是器釋文如以賜爲賜賜

目非从貝以乃爲厥吳憲齋早著其說于于自來論定之文故持

異義爲名高不求其安則非蒙所能喻也頃展翫尊臧本彊蠟之

工視簠齋手拓亦無少遜回溯光緒間器臧灘陳氏時墨本至爲

難得以吾鄉玉海樓搜討之勤卒未獲一佳拓則此本之足珍尙

仙巖山志序

項 驥

我甌山水甲東南大羅山脈其左翼也界永嘉瑞安間蜿蜒百里
一支出西麓曰仙巖名勝特著杜光庭所記謂為天下第二十六
福地者是矣代有仙人高僧名臣大儒蜚聲其間軒轅氏修煉飛
昇之說古無稽已而陶隱居蹤跡見於舊志謝靈運泛舟仙巖有
尋三皇井仙跡之作姚揆司空圖皆有銘稱為仙居靈異所宅不
可諱也有唐貞觀始建浮圖迄於宣和梵宇極盛楞嚴遇安認識
眞妄爲世大師致蘊西來神光耀塔萬象讚歎錫名慧光元明迄
清古德輩出仙巖一隅遂卓然於我鄉名勝之林其於文獻尙無
關也有宋陳文節公讀書是間薛季宣訪之得聞參前倚之說盡
棄所學從游滬上門人蔡幼學水天駿從而光大之遂爲永嘉宗
師其出也引裾切諫風節凜然其處也授徒講學字止齋以明志

懸崖百剏爲臺一區汲水烹茶因巖爲竈刻苦卓絕而不廢事功
四方聞風從游者數百人仙巖之名因文節公而愈顯列在文獻
垂於天壤固不僅以名勝傳矣夫永嘉之學倡自皇祐三先生至
文節公而益昌明以鄭景望薛良齋爲師以張南軒呂東萊爲友
兢省以禦物欲彌綸以通世變格物致知屹然爲永嘉學派壁壘
朱晦翁不遠千里來與公遊親書溪山第一爲仙巖大觀文節之
講學仙巖與晦翁之講學白鹿洞固輝映一時也迄於有明張羅
山仿白鹿洞遺規剏立書院紹墜緒而昌絕學仙巖爲不朽矣四
百年來書院毀圮宗風寂然當代士大夫對於晦翁白鹿洞已有
興廢續絕之議規榘閱遠剏制釐然獨於仙巖翁無所聞至今文
節遺風湮沒銷沈於百世之下嗚呼此豈異人任耶我邑張君宋
頤好古績學士也竭數年之力纂仙巖山志窮搜默討上及仙人

高僧之棲庭下逮騷人墨客之吟詠選輯周至於名臣大儒如陳文節公者與名山興廢攸關言行記載尤加詳焉不可謂非遠識也乙丑仲夏驥謝政還鄉里從弟佛時與驥定謀移我家先世株樹樓藏書於仙巖旁文節祠堂爲圖書府供邑人士博覽驥甚肆之屢與仙巖僧謀苦於持久管理之未得善法也未竟之志願與佛時勉之更願與宋廬共籌之仿白鹿洞遺規成仙巖之學府名山名世繼起永嘉爲國家用是編其嚆矢歟

書太鶴山人年譜後

孫延釗

端木小鶴舊次其父子彝舍人年譜一卷同社友陳木厂從其後人得之既復旁涉廣摭補輯別寫爲此帙以視小鶴元作慮周而藻密矣先大父太僕公每論栝郡人物必由舍人及湘巖韓先生以上溯明之誠意伯劉文成公稱青田三異人夫誠意以邦國勳

烈兼傳世文章詩古文辭與潛溪華川青邱諸家抗衡爲一代宗

主後四五百年至清乾嘉間迺觀滑疑太鶴二集一則恢偉奇肆

追武郁離一則激壯雄深嗣音覆瓿而三省循良之聲四世述作

之業婉於洪武儒者經綸之盛太僕公石門洞謁誠意祠堂詩有云儒者經綸盛一時又非

所謂百慮一致殊涂同歸也哉太僕公書湘巖贈石門僧寶殊府

行楷卷後曰此書婉媚娟好似極意效趙王孫者先君子偶觀舍

人以廷試卷臨黃庭經小楷墨蹟歎其書法適古直接晉人系以

詩云柔豪翊楮寫黃庭晉帖唐撫見曲型雲黯括蒼仙鶴去更無

人賦定香亭光緒青田縣志宦蹟傳稱湘巖工書畫而儒林傳不

言舍人兼擅翰墨藉此可概見耳小鶴之爲仁王山展墓圖嘗徵

時賢賦詠太僕公二絕云橫目紛紛亦可哀令威城郭隱蒿萊湖

山博士風流在猶有詩人上冢來白頰長眉記昔年酒壚容易隔

蒼烟湯張姚葉皆黃土何處青山一惘然白頰長眉與秦小峴所
謂貌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者並想見舍人風度而益陽湯海
秋鵬建甯張亨甫際亮漢軍姚秋士斌桐歸安業筠潭紹木諸先
生皆同時詩流太鶴集中有題亨甫博陵登眺圖詩於太僕公又嘗爲清侶者也嘉
道之際吾瑞前哲之以文字交舍人者自項雁湖方雪齋外有敏
齋觀察培厚石筍孝廉從炯二林氏而曹秋槎孝廉應樞爲舍人
高足弟子敏齋官翰林時顏其京師寓居曰寄雲客舍人爲撰寄
雲廬記蓋在庚午辛未間石筍蹤跡尤密舍人之在沽在霽在都
每同作客今檢兩家集中頗多酬復之篇如玉甌集題鷗莊消夏
圖舍人教授歸安所居曰鷗莊太鶴洞天石歌石得於學署已見本譜石筍此歌前有小引云石如龍劑結成
溫瑩作喻靡色表裏皆花木紋或曰此蘇頌花石之祥也抑少陵
豆甌中物耶又小鶴復爲此石補圖徵詩見曹秋槎梅雪堂集
題樸山先生清溪坐隱圖遺照及太鶴集題珠江買醉圖各首似

爲青瑞二邑徵文者所不可廢歟余家所藏漢趙綽仔印繆篆拓本及晉太康甄頌舍人故物也先君子記其事謂印爲錢唐何夢華文學所得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舍人者有舍人手跋頃從舍人家購得之甄出湖州與馮登府浙江甄錄載鈕氏所藏甄文略同云又端木舊藏尙有漢永建殘甄後歸周伯龍文璫晉黃字甄後歸黃叔鏞文紹第咸康甄後歸林若川丈向黎永和甄後歸張蔚文丈蔚並見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則一門遺事有關瑞安收藏源流者也木厂出示此帙因略舉平日所窺於先著及他書者雜綴數語於其冊尾時余僑居永嘉之九柏園樓掩卷之餘孤亭坐對默誦青山積穀之句益不能不恂然以思焉甲戌八月旣望孫延釗識

霽山先生詩集校注跋

李笠

上章涪灘孟陬友人以鈔本白石樵唱一冊見眎都五卷丹黃粲然鄉先輩署名校讀者凡三人曰韶甫卽渠田孫鏘鳴也曰衣言卽韶甫兄琴西也曰濠某卽管氏姓也卷末有濠翁跋云所據以校正者爲明人蔡璞趙諫東甌詩集更欲校鮑氏知不足齋本霽山集而未果濠翁蓋卽濠某東甌詩集正集蔡璞纂續集趙諫纂二書余俱未見未能爲之覈定也民國初元如臬冒鶴亭刊霽山先生詩集於永嘉卽以總刻爲藍本亡友薛儲石以歸田詩話宋金元詩宋詩鈔廣義芳譜對勘多所是正笠謂霽山先生詩雄渾古茂高出四靈之上平居恆欲爲之作注數年以來治毛詩爾雅素問史記諸書而未暇也今覩是冊頓觸宿懷亟假歸與冒刻互讎則編次各異刻本詩多五十許首而鈔本卷四所載大學同舍徐應樵誓義沉井後十年衆爲營墓立碑私諡貞節先生一首刻

本無薛校亦未補入因錄附於末至於文字之訂正有與薛校默
合者有爲薛所未及者並爲列入諸家評語亦采錄以資印證今
雖未能詳加詮釋如惠定宇之於漁洋精華錄而視章祖程之舊
注亦不爲無補矣

陳塾廬先生傳

陳 謚

先生温州樂清斗山陳氏名虬字志三原名國珍晚署其號曰塾
廬世稱塾廬先生爲尤著云陳氏之先當明弘治正德間有名登
者始參瑞安三港幕吏遷瑞安爲瑞安人已歷十世至先生而每
語必自稱樂清陳虬故今子姓猶貫故籍也先生初補樂清縣學
生中式光緒十五年己丑浙江鄉試舉人以殿元屢赴會試不第
大挑得揀選知縣未仕光緒二十九年癸巳卒春秋五十有四先
生家故貧祖父三代無知書者先生爲學自成其兄仲舫先生國

楨嘗治易象數學兼達禪理而先生從受書弗深喜則自於諸子
百家之說皆能得其情要留心經世慨然有四方之志少讀詩至
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先生輒問其師當今吉甫爲誰師大奇
之無以答自是好爲兵家言生平高峻少獎許而並世若無當意
者獨與瑞安陳介石先生黻宸平陽宋平子先生衡文最爲友善
時人號曰温州三傑是時瑞安孫太僕衣言方自江藩歸田提倡
鄉先哲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宋儒永嘉之學設詒善祠塾
以教鄉人與弟侍郎鏘鳴最負時望平子先生故出太僕門下復
爲侍郎女夫先生顧不屑屑依傍門戶立身欲自兼善天下與介
石先生招同郡許拙學啓疇林香史汝梅金遯齋鳴昌王小雲鴻
誥與兄仲舫先生結求志社相與抗衡於是友朋人物極一時盛
吾鄉譚文學數人才苟非詒善祠塾則必求志社求志社之名一

且遽出而忌者益衆爭搆爲布衣黨欲有以中傷者先生恐踵明季諸社之禍罹及友朋社事遂復中止先生嘗以會試至京師時南海康有爲與其徒新會梁啓超倡言變法欲爲保國會以圖自強浙人蔡元培汪康年與介石先生及先生意皆不然遂謀歸爲保浙會尋事敗散去先生道出濟南大興張勤果公曜方開府山東號稱得士先生至上書請謁握衣入幕告之創設議院以通下情招開賓館以收人才嚴課州縣以責成效分任佐雜以策末秩酌提羨銀以濟同官廣置幕賓以挽積弊鈐束賤役以安商賈變通交鈔以齊風俗入事張公深偉其言而終不能用及行發傳牌令沿途各防營一體派勇護送而張公之待士亦足多矣先生歸上海聞兄仲舫先生喪始南下嗣接了其母孺人憂及服闋張公已前卒先生自是終不復出甲午中日失和頻海戒備先生以温

處兵備道某公之招適主東甌團防作防禦錄以上當事言今日
舍治鄉團不足以圖自強非參古法不足以制內亂且曰吾鄉經
制之學垂七百年必當有奮起修明之者會中日和議成事不果
行因取忠經語易曰報國錄介石先生爲序行之而先生憂國之
思固未嘗一日忘也先生既不得志於是旁攻醫術而求黃帝神
農之教專意撰述欲以昌明醫道而成一家之言於術益精先生
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十全其六猶爲下工醫道不明雜流競進
草澤無識之徒惟以生人之道而爲殺人之具一二才智之士振
興其間亦復著述之功深診治之日少而軒歧之道其幾乎熄矣
於是與介石先生及何菴石明經迪啓陳栗庵茂才葆善創利濟
醫院於瑞安城北先生與菴石栗庵及介石先生弟醉石先生俠
主治其間分設利濟學堂於東甌利濟學報於杭州以泰順周麗

辰煥樞瑞安池臥廬志激主之於是益有發皇瑞安地故僻壤風
氣阻上郡士生其間每苦得書之不易無所成材先生於是與拙
學遜齋介石菑石栗庵諸先生始設心蘭書社以供世用其他公
益若濬北湖修嬰堂改文成會設保甲局諸端皆先生之力爲多
先生所著書有經世博議救時要議東遊條議治平三議而復刺
取所作有關經世者曰蟄廬文略合之爲治平通議都八卷又作
報國錄四卷蟄廬文集蟄廬醫案斗山陳氏譜略利濟學堂報各
若干卷先生既久屈不遇學者驚其博通無所用世或有以河洛
數推者謂君命值師之二爻先生乃私歎曰此銅川府君筮河汾
卦也吾殆將以空言垂世悲夫今天下之亂亟矣俄頃之間而喪
遼東三省數萬里之地拱手相讓亦莫之救余則深山獨坐四顧
無羣於是益思先生爲可惜也

題宗鮮庵學士文丁酉湖北鄉試元墨改本絕句四首

黃迂

江夏才名壓日邊一家領袖玉堂仙妙年早播文章譽遺事爭傳

校士篇

文先德漱蘭侍郎督學江南刻有江左校士錄相傳學士與幕僚共點竄成之

果然星使出詞曹驛路皇華渡漢皋多少珊瑚齊入網幾人冰鑿似公高

一篇跳出萬人中點竄居然奪化工想見聚奎堂夜坐金鍼盡度燭花紅

欲火羣經罷寫官科場文字早灰寒老迂自笑真風漢猶作人間國故看

謝王孚川先生題贈畫蘭

劉紹寬

一室翛然寄屈醒自將幽意寫騷經君身合與花俱化尺幅葳蕤

墨亦馨

同懷辟芷與江蘺盈室何堪蔽蒹葭記取潛溪鄉哲語不將幽蔭

媚夸毗

用宋文憲集
幽蘭篇語意

自惜孤根壑谷藏祇同凡卉被春陽空山雨雪猗猗在敢以無鄰
怨衆芳

暫得升庭賞遇殊不容九畹託根株芳馨詎謂同蕭艾祇是當門
例西鋤

無端藏器並薰蕕消長相傾世道憂至竟國香人服媚何曾餘臭
十留年

遠贈瓊芳意足珍相求同氣豈無因楊君志凱
爲余求畫含薰待得清風扇

憑仗先生筆底春

任歲書贈
六十壽言

洪君魯山有孔林之行作此錢之兼呈胥菴冠山

高誼

東岱山高中州少千載丘軻今未杳九秋佳日寄吟思日觀峯巔
望渺渺潛園先生獨坐思無聊都門迂叟書來招西山湯山俱名
勝長城萬里莫辭遙燕闕故宮高而深先朝陵寢迹可尋先生自
云遊不遠願去曲阜謁孔林吾聞孔林近在泰山下背泗面洙故
幽雅魯人家而居者百餘家何況七十三千資陶冶吾讀蒙莊子
緇帷杏壇徒翹企刺船漁父果何人弦歌鼓琴今已矣吾讀水經
注闕里雙石廟南住證以魯論與世家闕黨闕門知不誤禮義之
邦多古迹甯獨巍巍夫子之幽宅滄桑世閱二千年漢碣秦碑供
考核祭祀志封禪書始皇武帝立石尙留遺鄒繹之罟碣石瑯琊
石刻凡六處亭林考據豈爲疏萊蕪谷勞成山史書傳訛千年到
人間劉志通典仍沿謬龍門秦紀尙未刪先生此行到曲阜拜孔

感情未敢負許多勝蹟資考求况有山谷後村爲良友試爲訪緇
林引船而四顧將見還車之顏淵授綏之子路雙闕今猶存兩觀
如可遇將隨闕黨之童而亦趨亦步試爲考七十二代之封孰終
孰始剔嶽頂無字之碑秦歟漢歟孰孰非孰是祝其何遐夾谷何邇
事不目見而耳聞恆苦盲從夫舊史尋牢丘眺蓬萊榮歟勞歟且
與訂魯魚與亥豕山中景物恣歌吟茲遊猶以爲餘事行登日觀
最高峯汶水徂徠探奇異收羅佳句入詩囊聊把幽憤孤懷抒所
寄

生平未見黃鶯周幼康先生以鶯詩索和作此報之

王理孚

白頭猶未識眞鶯慚愧元衡第一聲刻意描摹終不似還從紙上
學談兵

嚶嚶求友果何心
隔葉喧喧空好音
出谷只今成計左
千年喬木失清陰

最高枝上盡情啼
故國河山望欲迷
分付侍兒遲打起
只愁殘夢到遼西

冥冥曙色恨熹微
坡老心情與事違
惆悵江南三月暮
花生草長見羣飛

田間偷活花間老
反取繁華一段春
綺語金衣能幾日
後來鷹隼正風塵

老舌如簧總失時
山深五月始聞之
殘紅滿地新陰綠
萬感蒼茫獨詠詩

記夢

林損

萬里羈人遣夢歸
登山臨水是耶非
粘天駭浪愁無際
縮地神功

願不違舞綵一堂將進酒分梨幾輩又牽衣情懷歷歷誰堪畫一
覺窗前日影微

百花洲

李翹

巖壑處丘樊川渚遠郊坵孰若東湖勝居然在州城三洲如綴玉
百花紀嘉名晤賞卽濠濮矚望似員瀛潭池微波綠丰茸雜蕊榮
倚石羨沈餌臨澗思濯纓昔聞有仙吏愧余懷世情安得築園廬
萬事澹無營

呈石遺師

陳閱慧

岱嶽峻嶒孰與俱皆山樓迥小寰區稱詩欲乞飛霞珮好事從傳
柏石圖天馬行空應有待金丹換骨故非誣二靈久矣希湔祓可
許從遊撰杖無

詠史四首

宋慈抱

魏武善兵法意氣空九垓妖氛角魯滅逆燄術紹摧功高能震主
漢獻如嬰孩自言服殷德千古奸雄魁王莽無其績桓温無其才

劉裕及身篡比之亦輿臺

曹孟德

豺虎能噬人偏不愛金帛如謂豺虎廉毋乃事理隔盧杞無嗜慾
德宗屢請益豈知噬人凶構禍在旦夕既拒懷光誠不知朱泚逆
乾陵諸將危論罪杞宜磔盧司馬

臨安無聖主閣馬復丁當吁嗟賈似道宴安酖毒嘗位高宣撫使
割幣幸歸艗不知淮戍警不防蜀道長事危擅背約挑釁國隨亡
遑言葛嶺好鬪蟀牛閒堂

賈似道

介溪讀書人青詞媚天子當國數十年殺盡忠良士河套既難收
海倭亦莫弭騎兒蔡攸同狎客章惇比一旦冰山傾藉沒到簪珥
不如鈴山堂還我秀才死嚴介溪

呂文起誄詞

池志澂

嗚呼文起余與君交近五十年矣君猶少余二歲君今病閱七八月余僅兩視君老懶殊甚今年三月二十日余特上郡望君君方偃臥在床一見輒執余手曰我望君久矣我與君此次作最後之相見也我瀕死累矣而仍不得死奈何嗚呼君言何若是之悲也診君之脈雖弱而有神望君之神雖疲而猶全不料別君僅十日而君遽死矣自今以後余遂不復見君矣嗚呼哀哉余與君訂交在清光緒乙酉間君方與我故友許雪航陳蟄廬介石諸君應試杭州余亦先後至杭與君同試寓見君個儻豪邁無一毫流俗氣卽以交許陳諸君者交君是年君獲雋余與許陳諸君皆被擯次年余設教永嘉君屢顧余余亦時過君而君復以四弟訪溪從余遊余遂益與君密其後余東西幕游君亦有四方之行與君不相

見者數年辛卯余秋闈復罷窮旅海上君適部覓出都過於滬上
贈我多金於是之甬之楚之金陵又不得遇仍復返申而余於是
遂作海外游矣甲午中日役興四方多故余歸自臺灣則聞君已
分發福建篆惠安而浦城而閩縣政聲卓著矣壬寅余以醫事赴
閩君適任福防同知十年闊別相見甚歡僚屬方製稱錦觴爲君
作五十壽余亦作文補祝時已臘暮君欲留余過歲而余急欲歸
君遂以百金資日本赴滬商輪遶海航甌人皆高君之誼余甚感
君也未幾吾友陳蟄廬歿利濟醫院將傾君復與陳介石設立温
州中等醫學堂於院中以余監督醫事將欲大昌醫道以繼蟄廬
未竟之志不意又爲二三同事者所僨誹謗交興累敗千餘金余
亦不能無過而君竟無一愠於余也宣統之末温處大水兩次爲
災君奉大吏爲十六屬水災籌賑總理而余忝在董事會總董亦

爲瑞安六區水災籌賑總主任一紙公文君卽撥英洋三千六百圓袋米六百石先爲災民衣食住三者之急不料六區董事半歸己蝕置嗷嗷哀鴻於不問君恐負君力辭其任而君尤殷殷以催冊續賑爲念我邑之民無不德君而余更有感於君也甲子八月閩浙搆兵駐溫浙軍旅長郝國璽主戰地方惶恐紛紛逃避君入見郝曰省電欲和平解決公何以必戰郝以閩軍進迫爲辭君遂涕泣告曰地方生靈所關公第能退兵閩軍緩衝由某任之郝始勉諾君乃來瑞連夜渡飛雲江赴平入告閩軍旅長彭德銓彭善君爲卽次兵我瑞以待君歸浙軍退閩軍遂安然由瑞晉永兩邑幸皆無擾此皆君之德也設非君不避難險視地方事如己事則永嘉未有不夷爲戰壘者也永嘉若危則我瑞安未有不先受其災也前歲君年七十余早欲爲文壽君而竟遲之三年不報然不

料當時祝君之文今竟易爲誅君之詞嗚呼此實余之負君也尙
何言哉余猶憶當時讀書杭州書院闈試甫畢邀余偕許雪航陳
蟄廬介石王雋卿諸君出錢塘門泛舟西湖遍游六橋兩堤靈隱
諸名勝頗得詩酒之樂回舟入文瀾閣忽遇旗營協統貴君翰香
在閣觀書貴君有道君子君早相識坐談甚久論清廷之政變科
舉之得失傷心處輒淚涔涔下放聲大哭余知貴君非常士卽由
君而得交貴君今忽忽已四十餘年矣貴君不幸殉難清室而許
王兩陳諸君又皆先後物故獨君與余白髮蕭蕭忘形車笠依然
人世浮沉歷盡滄桑之變不意君又先余而逝嗚呼朋友聚散蓋
有天在其亦可悲也耶至於君天性之篤氣誼之厚外交酬應之
廣園林書畫之雅君名常在百世下尤能知者余皆勿論余獨論
其私於余者以誅君誄曰

朋黨爭雄羣飛刺天南征北伐狐鼠稱賢煮葢泣同根自煎生
者皆死奚暇死憐嗟君偉才鴻鵠高騫卅載閩粵作宦風廉名垂
海宙歸隱林泉士農商賈羣望若仙何歲在卯丁我耆年于園草
綠大樹風飄一詠千淚嗚呼君焉

北雁蕩山志序

劉紹寬

永嘉山水名天下而雁蕩分有南北論者往往軒北而輕南且謂
兩山相距遼遠形狀互殊何以俱名雁蕩而峯名亦多相襲豈謂
角立並峙將相得而益彰耶何不慮相形而見絀也余謂爲此言
者第未知兩山先後命名之所由耳原夫雁蕩之名始見於西域
書有諾詎那尊者居震旦南海際雁蕩山一語五代時有僧願齊
來平陽登明王峯頂曰此山水盡處龍雁所居豈非西域書所謂
諾詎羅震旦雁蕩龍湫耶於是平陽始有雁蕩之名宋太平興國

間有僧全了至樂清芙蓉村曰此諾詎羅之所居也於是樂清雁蕩之名以顯原此兩山之先後顯著相去不過數十年間使全了先得樂清之雁蕩則平陽之山必不蒙以雁蕩之名使全了所得之山無以勝於平陽之雁蕩則亦不能與平陽之雁蕩並稱以傳於世是則平陽之雁蕩以探勝者先得而名樂清之雁蕩以探勝者之所得後勝於前而名而南北之分卽由此起固可斷言也若夫峯名相襲皆出於後人點綴之所爲而雁蕩之勝初不在是復何庸軒輊其間哉余友蔣君叔南居樂之雁蕩性嗜山水嘗著有武夷黃山諸游記而雁山尤其生長之鄉數十年宴游棲息於其地於山之形狀位置了然胸中回視前人山誌謬訛百出遂起而重修之夫以超曠一世之才寫其胸次具有之邱壑其爲有此山來之空前傑作可無疑矣平陽雁蕩向亦有志友人周君幼康爲

之重修顧余未贊一辭者以其山之前志既無有朱蕩南侯二谷其人者爲之先導李剝庵曾近堂雖常從事編輯然皆外鄉之人按圖索驥而爲之周君之成是書僅費數月之功而生長茲山者無聞見博雅之人爲之襄助更或挾淺見以搖撼之以視叔南之數十年寢饋其中復得同時諸子爲之助蒐襄校者其疏密固相懸也宜其望塵弗及矣去秋余與叔南爲二靈之游叔南以其書目序例授余乞書簡端余受而玩繹歎爲盛著時適有數數以南軒輕爲言者余既以前言答之遂并書之以質叔南

贈高君吹萬敘

宋慈抱

士君子讀書治學尙友古人無求於世則已矣然不能無益於世也無求於世而有益於世者僕得二人焉曰劉君翰怡高君吹萬劉君雄於資取前賢湮沒遺著付梓至數百種經史曆算輿地諸

絕學無不闡幽發潛其有德於古人既多而有惠於後學不淺高君亦雄於資設國學商兌會與海內逢掖神交商學術談文字郵筒往復累數百人不憚勞其以文會友可嘉而以友輔仁尤美僕皆嘗讀其書而心欽其行矣或曰高君所爲不若劉君所爲之功也僕曰否否不然曾氏國藩有言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其心之所嚮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於是徒黨蔚起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感無不應所從來久矣國藩所言如此則吾儕當勝國未造以來士大夫所誦習者平等自由之說旁行斜上之形非孝共產之惡風土語方言之新體甚囂塵上傾動一時上位者倡於先衆人聽之而受

命焉始乎微終乎不可禦使國藩丁茲必痛哭流涕而不自已乃獨有人焉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懷鉛握槧兀兀窮年一身有所得則願公諸世則先公諸朋友經義之致用也史學之資治也諸子之方術也別集之文詞也取其長舍其短擷其華棄其粕朋友所獲卽我我所獲卽朋友蓋高君國學商兌會之宗旨正如是矣國藩謂以功利倡者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今之士大夫倡言功利無功無利害且甚於洪水猛獸若高君商兌會倡以文字文字載道仁義未必不因之而存也功豈在劉君下哉雖然劉君刻前哲遺書有功于古高君與時彥談文有功於今僕非敢軒輊於其間異曲同工蓋並行而不悖今劉君以垂老少息獨高君方欲輯葩廬叢書專刻詩經一類以有功於今進而有功於古未可知也僕聞高君名最早與之往還最晚讀國學叢選諸集竊歎近日

濂洛之遺型既渺揚墨之邪說方張高君其有意乎理商兌會之
故業爲中流砥柱也可如大聲不入於里耳則葩廬刻詩經注家
此其時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欲民之思而無邪免詩亡跡熄之歎僕所望於高君者
豈淺鮮哉

瑞安舊志職官校記小引

孫延釗

先祖太僕公作郡志職官補正八卷凡得晉至清乾隆以前温州
郡職縣職學職武職之失收而散見於載籍者都數百人其或郡
志已載而語焉不詳者則於甌海軼聞中爲官師遺愛三卷以著
之網羅所獲復數百事召父杜母幽者顯矣可不謂懿歟稿中多
歸田以後之筆手澤爛然尤見足其致力之勤至老弗倦爲後人
所晞慕而莫能逮者也偶檢家藏邑志嘉靖康熙乾隆嘉慶四本

之職官門萬歷郡志之秩官治行二門康熙乾隆郡志之職官名

宦二門

乾隆郡志又有原刻及同治補綴本張君宋廩爲余言邑中朱氏藏有弘治郡志未獲段校

甄綜掣覽

審覈異同疏通桎梏自以所經眼者隨筆之以備志遂最取軼聞及郡志補正語之關涉瑞安者如千條並謹彙錄於冊籍資啓發焉時延釗欲有瑞安備乘之纂蓋以此爲初步工夫云爾

重刻東甌金石志序

陳謚

東甌金石志都十二卷清温州府學教授嘉善戴咸弼鼇峯先生之所爲書也上自西晉下止元代得晉甌文五十四宋梁陳甌文三十六唐題名二墓碣甌文各一吳越塔記題記各二宋題名四十二題字十九塔甌十二壙志九題記八磨崖殘刻各七詩刻五墓碣鐘銘各四鐘款石刻各三墓誌銘經幢墓碑紀年各二記銘款識石塔像碑浴鑊墓額學記詩跋告神發願文各一元題字七

鐘款碑文各四題名壙志墓志記紀年各二像碑題款墓志銘石
碣題字經幢墓碑墓碣各一無年代古刻甄文二十磨崖十一題
字六殘刻三碑文一附存磨崖二壁詩題字各一佚目碑記八甄
文二詩制歌敍志經幢題字各一收藏甄文九孟鼎各一補遺墓
碣壙志墓志銘各一成書凡三百餘種而温州古代之金石於是
稍稍可見是爲吾甌之有金石志錄之始初儀徵阮文達公元作
兩浙金石志錄漢至五代古物八十而温州之著述無聞府縣舊
志所載金石碑碣之文絕少而題刻磨崖附錄藝文者亦僅存其
一二瑞安孫徵君詒讓方與教授同役永嘉縣志於是補正數十
事復以所得別爲温州古璧記一卷而徵君父太僕衣言故將以
其書附之所刻永嘉叢書中是誠足以補亡郡縣方志之闕區區
陶旂遂爲文獻之徵而賢有司好學稽古之功其不可沒斯更獨

可貴也已其書初刻之光緒癸未而版尋燬鄉之人每以其書之
難得而不可復見余嗜學好古癖甚爰述東甌人物志作温州藝
文志刪訂孫氏經籍志名若干卷於是復思有以重刻此集且作
四志之堂藏之然則此太僕之所謂其書之傳非獨存古人之名
而已然余亦豈自喜其名而好之者哉

登泰岱作

黃迂

江南山水足勾留作健還思泰岱游
怡喜故人千里至扶筇同上
最高頭洪君魯山方自故里至

置身疑是在雲端
脚底羣山怯俯看
未敢強留觀日出
老來只恐不勝寒

玉檢金泥事漫論
登封遺蹟幾家存
尋碑日觀峯頭立
五嶽由來

讓獨尊日觀峯下有五嶽獨尊碑

我來敢說小天下放眼乾坤異昔年試數齊州烟九點混茫海氣更無邊

秦碑矗立倚層巒深刻大書非舊觀今日黨權高一切莫教誤作

祖龍看

無字碑今刊有黨權高於一切六字

不教直上却斜行岱色翻從面面呈行到天門心更怯眼中鐵索

尙前橫

泰安輿夫上山皆斜行時時轉掉左右游客顧盼甚適將至南天門道傍鐵索尙存

參天古木碧千重相對亭亭左右峯漢柏唐槐齊俯首頭銜合讓

大夫松

坡間遺隸大如斗遙望石經眼欲摩不有道旁人鬻搨幾教空向

此山過

道傍有售經石峪搨字者魯山爲選購多種

絕頂登臨肯便回披尋舊刻獨徘徊摩崖多少新題字却笑迂髯

眼倦開

暮雲漸合色蒼茫不可久留歸去忙齊魯依然青未了回頭猶望

岱宗坊

夏日在槐陰下與魯山君對弈

高誼

長夏潛園綠滿枝槐陰下布一枰棋課餘聊共資消遣老興無端
鬥奇佔地最先誰肯讓相機退守豈爲宜全枰漸看成僵局旗鼓
重新儻未遲

辛未初春雜感八首有序

王理孚

客臘承厚師梅老先後以歲暮雜感長句見示年事卒卒
未遑奉和新歲風雨連旬時雪時止悶坐無俚擁鼻長吟
成感事詩八章題曰初春所以紀時也不敢言和亦見大
巫而氣索耳

殷殷雷聲走似車三旬四雪未成花久思出曝天多雨正喜開晴

日又斜鵝鴨紛紛鄰亦惱魚蝦擾擾市何譁一春心事知無那聊
借吟哦玩歲華

黃妃古塔氣葱蘢俯瞰蒼官鬱萬松策士難言天水碧孱王終負
錦城封傷心牛鬪殘吾竹轉眼塵揚失此峯今日南屏山下路斜
陽滿地但聞鐘

美人駿馬萬夫雄叱咤新成百戰功寂寂過江名士氣泱泱表海
大王風頗聞陵墓虛尊號又見宮牆祀上公寄語龍門存直筆好
將本事紀重瞳

南朝金粉憶當年多少臺樓起暮烟到處同舟成敵國幾時杯酒
釋兵權燕雲割後仍胡馬涪萬春來有杜鵑欲上太平無妙策不
堪重注十三篇

未冷咸陽有切灰百年世事總堪哀漢家空返乘槎使周室重登

避債臺天上九關蹲虎豹山中一士守蒿萊虬髯海外休惆悵褒
鄂英姿颯爽來

滑稽臣朔是星辰才調中郎更絕倫壯歲置身霄漢上窮途識面
滬江濱從知曲學終污世儘有雄文只美新怪底風霜摧晚節不
然桃李早成春

雞鳴風雨感瀟瀟有客南來送寂寥井小天翻蛙坐大山深日少
鬼成妖張燈拊戰誰家院裂石心驚幾處簫快捲海紅通障礙隔
簾花影怒如潮

春愁黯黯落吟邊師友相逢雪滿顛數舉酒杯金谷令千秋文字
石門禪但看去日知來日敢說新年勝舊年賴有東林詩社在風
懷不減義熙前

車軌篇

林損

車輒厭久勞爲薪甯赴火爨熟味恆殊眞賞惟有我氣味幸偶同
哀樂恐相左此飯不足哀食之淚自墮赴火人所難化灰薪尙可
勞勞人與薪如證苦空果莫楚樂無家此理測誠叵

北遊前一日劉君厚莊施君仲周高君儲廩胡君奉羣倪
君商羣悟眞同予登高海上山外山

洪邦泰

山外有山海之湄重陽正是登高期呼僮烹雞沽美酒故人有約
今來茲入門相見各大笑來自遠方樂可知或攜榼或扶藜相將
同上北山陞木葉蕭蕭作秋意長江滾滾逝如斯有酒且共醉有
帽任風吹有詩可寫眼前景有口莫談時事遭訶詆夕陽下山人
影亂我勸諸君再我隨我將赴曲阜尋蔬食簞瓢之樂登泰山觀
風雲變化之奇

寄祝池文雲珊八十壽

姚琮

平生志業異常流挾策曾爲萬里遊醫術活人兼自活文章謀國
亦身謀文八十一自序云七十歲後賣文行醫度活扁舟湖上茶烹雪明月江南人倚樓
自序又云西湖賞雪秦淮挾妓爲平生兩大樂事遙想風情今似昔故應海屋日添籌

住永嘉作

前人

一月甌城住心懷尙未開到家差百里迎養記三回夜雨愁難埽
秋風鬢易推昨宵曾有夢早晚賦歸來

小隊出東門斜陽帶浪翻潮平浮遠塔樹密失前村邊徼烽烟直
江城鳥雀喧衛鄉兼報國不敢到家園

章江西浦翫景寄友

李翹

述事居江淑迴眺阻心期交流如縈帶層城擬列棋春水生寒霧
浮煙澹朝曦錢筵催疊鼓繁舞亂哀絲琴高驚鯉去洪崖驂鶴歸
客心從此弭娛憂且若斯

題張宋頤仙巖新志

陳閱慧

散帙晴窗引夢遊
恍聽飛瀑憩林陬
茅齋青壁平生願
梅雨陰崖六月秋
山水光輝回健筆
圖經疵類剔縉流
九州盡付談天噲
矢初看志一邱

永嘉詩人祠秋祭禮成書感

前人

煙塵八表慨同昏
瞻拜祠堂奠一尊
祀事修明關掌故
遺編呵護仗精魂
粃糠濁世知難盡
花木荒園幸尙存
剩欲築亭名野史
卻愁無路叩天闈

孤憤

林尹

孤憤能誰遣
勞生益自悲
一身餘涕淚
滿目盡瘡痍
北極天猶轉
南山願豈違
那堪疏簡甚
喬木寄遐思

